

人老实被人欺，马老实被人骑。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大难不死，必有后禄。
种豆得豆，种瓜得瓜。
纸上画藤不结瓜，芦花虽白难纺纱。
丑媳妇难免见公婆。
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
弄巧反成拙。
强扭的瓜不甜。
孤老钱财，瞎子性命。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童。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塞翁得马，安知非祸。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生姜越老越辣，甘蔗越老越甜。
染店没白布出门。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潮落石头出。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耳闻不如目睹。
耳闻是虚，眼见是实。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
一朝天子一朝臣。
近水楼台先得月。
万丈高楼平地起。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行得春风有夏雨。
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
饥不择食，寒不择衣，慌不择路，困不择眠，贫不择妻。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上山容易下山难。
磨刀不费砍柴工。
天高不算高，人心节节高。
人心隔肚皮。
人要好话听，佛要香火敬。
人要衣装，佛要金装。
人比人，比煞人。
人走时运马走膘。
爹有、勿如娘有，娘有勿如自己怀里有。
人之将死其，其言亦善。
阎王注定三更死，决不留人到五更。
不到黄河心不死，到了黄河出眼泪。
不见棺材不落泪。
小有小的难处，大有大的难处。
大国之臣，不如小国之君。
文到尚书武到督。
千层衣不如破花絮。
羊毛出在羊身上。
好汉勿赚六月钱。
钱财不露白，露白要赤脚。
远水救不了近火。

千年瓦爿后翻身。
不上高山，难见平地。
站得高，望得远。
走得拢，打得重。
开之饭店不怕肚皮大。
只可带根绳，不可带个人。
箩里拣花，越拣越差。
衣不挣寸，鞋不挣缝。
牛不知角弯，马不知脸长。
天下三大：买主为大，见血为大，死者为大。
一娘生九子，连娘十条心。
天要落雨娘要嫁。
人家求我三春雨，我求人家六月霜。
有钱能使鬼推磨。
只度畜生不度人。
不会撑船嫌河小，不会骑车嫌路弯。
兔子不吃窝边草。
真花不及野花香，可惜野花不久长。
香花未必有花蜜。
好花开墙外，好笋出笆外。
三个女人抵群鸭。
叫化子不放过夜食。
新尿瓶等不到夜。
好货勿贱，贱货勿好。
货到地头死。
千千賒，不如八百现。

猛火不怕湿柴。
晾干挑水后段长。
泡过的茶叶，用过的皇历。
老鼠管仓，越管越光。
赌不必问家计，死不必论年纪。
浅水潭养不住大鱼。
呆人有呆福，瓦将军屯楼屋。
偷来之食不温饱。
一头砂筛一头磨。
时辰勿到，潮水勿涨。
宰相也有三门穷亲戚。
皇帝也有草鞋亲。
柯贼柯赃，柯奸柯双。
点头哈腰笑嘻嘻，一定勿是好东西。
有山必有路，有水必有渡。
羊癫病也要学三分。
棋高一着，缚手缚脚。
人贵有自知之明。
一笔溜落脚，穷得没裤著。
飞瀑之下，必有深潭。
豆腐水做，阎王鬼做。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清官难断家务事。
河水不犯井水。
知理不怪人，怪人不知理。
钟不敲不响，灯不点不亮，理不辩不明。

好花开不败，好事说不坏。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不知自己丑，反而怪镜子。
没有不透风的墙。
出之油灯亮暗坐。
买来炮仗给人放。
盐店门口讲谈话。
疑心生暗鬼。
打破砂锅纹(问)到底。
无风不起浪。
毛竹扁担寻隙头。
懒笑无情大恶人。
既要做婊子，又想立牌坊。
打了婆婆，还要投河。
纸包不住火。
人怕出名猪怕壮。
见人撒屎屁股痒。
半世人好做，半肚饭难吃。
一锅烧不出两样饭。
一粒老鼠屎，搅坏一锅粥。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天下十三省，马屁勿穿绷。
生看见，熟无份。
不怕货比货，就怕不识货。
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
冷冷在风里，穷穷在铜里。

叫化子吃死蟹只只好。
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甜如蜜。
桥管桥，路管路。
馒头不熟争口气。
摆着和尚骂贼秃。
斋饭好吃，死样难看。
热面孔贴冷屁股。
寒天饮冷水，滴滴在心头。
六月粪缸宜盖不宜撬。
六月日头，晚娘拳头。
刀上蜜糖不能尝。
小人眼泪多，老人闲话多。
心神不定，卜课算命。
矮子多肚肠。
墙倒馐着壁。
分食主，馐屋柱。
财神跟有佬，撒屎壅兴草。
除死无大病，计饭永无穷。
只可欠恶霸，勿可欠众家。
儿子生一百，不如丈夫一只脚。

民间歌谣：月令歌

元旦宜黑四边天，大雪纷飞是早年，
但得立春晴一日，农夫不用力耕田。
惊蜇闻雷米似泥，春风有雨病人稀；
风雨相逢初一头，沿村瘟疫万人忧。
清明风苦从南至，定识农家大有收；
立夏东风少病疴，晴逢初八果生多；
端阳有雨是丰年，芒种闻雷稻秧鲜；
夏至风从西北起，园蔬瓜果受磨煎。
三伏之中逢酷热，五谷田中多不结；
此时若不见灾危，定是三冬风雪多。
立秋无雨堪实忧，万物将来只半收；
处置若逢天大雨，纵然结实也难留。
秋风天气白云多，处处唱歌好晚禾；
只怕此时雷电闪，冬来米贵奈如何。
初一飞霜侵损民，重阳无雨一冬晴；
月中火色人多病，更遇雷声米价增。
立冬之日怕逢壬，来岁高田枉费心；



此日更逢壬子日，灾伤疫病损百姓。
冬至天阴无日色，来年定唱太平歌；
初一东风六畜灾，若逢大雪早年来。
但能此日晴明好，吩咐农家放下怀；
欲知秧麦花麻稻，不待临时可预查。
冬至应在明年岁，清明便识现在麻；
谷雨定觉秋收稻，夏去却应在棉花。
若逢金日减其半，土木金水尽到家；
水火相逢无收获，君须牢记定无差。

民间歌谣：洋扫地

吉利吉利真吉利，清早爬起打喷嚏，
万岁有信来，招我驸马做女婿，
我，一来勿肯去，二来少盘钱，
情愿拿拉一把苕帚扫扫地。
一扫帚，扫到东，老板屋里三条龙，
黄龙盘谷仓，青龙盘水缸，
白龙盘米缸，盘勒瓶瓶满，甯甯满，
各到各处都塞满，吃不完来用不完。
一扫帚，扫到西，老板屋里二只鸡，
金鸡会啼，凤凰会飞，
一飞飞到老板帐桌里，老板手捧元宝笑嘻嘻。
一扫帚，扫到南，老板屋里好养蚕，
养起蚕来雪骨亮，做起茧来石骨硬，
大丝车隆隆响，小丝车隆隆响。
一扫帚，扫到北，老板屋里好砌屋，
前三进，后三进，三三得九进，
三九廿七进，中央造个状元亭

民间歌谣：农家乐

正月啰嗦过，二月芥菜大；
三月乌笋香，四月种田落秧生，
五月烤蒲羹，六月搭凉棚；
七月七巧凉，八月桂花香；
九月九重阳，十月芋艿炖鸡娘；
十一月交钱粮，十二月噠嘭放炮仗。



民间歌谣：百鸟歌

正月梅花真相当，百鸟之中算凤凰；
金鸡停在假山上，好一对鸳鸯配成双。

二月兰花盆里放，孔雀会做状元郎；
鹦鹉走来一句话，白鹤童子吐仙草。

三月桃花是清明，燕子做窠堂前中；
麻雀讲话勿清通，旁边走出白头翁。

四月蔷薇开得早，乌鸦吩咐大鹏鸟，
百鸟之中万人嗷，喜鹊带信带勿到。

五月石榴红似火，沙老鹰树上去做窝；
啄木鸟一见呵呵笑，猫头鹰走弄做大哥。

六月荷花香又香，白相人要去打鸟枪；
看见斑鸠就要打，害得黄鹂一头碰。

七月凤仙开得齐，天鹅要想回家里；
路途遥远万把里，百鸟相助送盘费。

八月丹桂开得黄，野水鸭飞来心着慌；
光脚鹭鸶落海塘；委屈白鸽放鲜汤。

九月菊花开上脑，老鹰飞上半天高；
看见一只九头鸟，停在山头尾巴翘。

十月芙蓉小阳春，悲悲落要想抬老婆；
雉鸡做媒闲话多，八哥要想做太婆。

十一月水仙白如露，姐妹鸟停在金桔上，
爹爹鬼听到心悲伤，恶公恶婆恶难挡。

十二月腊梅白如银，百鸟歌儿唱完成；
西山画眉落翻笼，好看要数竹叶青。

鄉愁情懷



四大魅力说溪口

今年弥勒文化节前夕的六七月之交，因反反复复策划、修改《弥勒道场·佛教圣地》宣传折页的稿样，一次次登临雪窦山，一回回仰望弥勒大佛，“弥勒圣地”一时竟成我脑海最频繁出现的一个词！有时，思绪波及，同一块土地共生而出的“蒋氏故里”、“雪窦胜景”、“未来之城”三个字眼，也会跟着蹦出来。它们有的乃具天造地设之优势，有的历经物竞天择的磨砺，最终瓜熟蒂落，形成了等量齐观的溪口四大魅力——

心灵港湾之“弥勒圣地”：五代时期，禅宗名刹雪窦寺是布袋和尚讲经弘法之地。布袋和尚圆寂后，首先被中国东南地区信众敬奉为弥勒转世，雪窦山由此成为“大慈弥勒菩萨应迹之地”。进入宋代，杭州飞来峰，别开生面的圆雕布袋弥勒石像经典面世，举国弥勒形象几乎自此定型。到上世纪30年代起，被中国佛教界认定为弥勒佛道场。近代佛学泰斗太虚大师和当代佛教领袖赵朴初居士，相继力推雪窦山为中国佛教第五大名山。

2008年11月8日，宗教表征与人间情态兼容的雪窦山露天弥勒大佛，横空出世，以它为核心的大佛景区正式开放。从此

后，一年一度的雪窦山弥勒文化节，令弥勒圣地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急剧提升。充满希望和憧憬的雪窦净域，渐渐被中外游客广泛赞誉为“心灵之港湾”、“未来畅想地”。

历史节点之“蒋氏故里”：20世纪上半叶，相继从溪口走出去的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他们都成为中国近现代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浙东四明山南麓重镇溪口，无疑是近现代历史大格局中一个永远耐人寻味的背景。

时至今日，溪口依然遗存着22处蒋氏史迹。镇上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蒋氏故居”及名下的丰镐房等8个文保点，2008年它们还被国家文物局列入全国重要涉台文物。溪口一地，尚有保存完整、各具历史文化价值的许多优秀民国建筑 and 传统古村落：武岭学校建筑群，被浙江省文物专家认定为全省民国时期中小校园的经典之作；中国旅行社雪窦山招待所旧址，见证了浙江现代旅游业最初的勃起；溪口乡间的岩头、葛竹、栖霞坑等古村，既是浙江传统古村落的样板，又与蒋氏父子有着千丝万缕的因缘。作为一个不可复制的历史文化个案，溪口“民国第一镇”的名号，名符其实。

仙灵山水之“雪窦胜景”：许多未曾到过溪口的人们，通常以为溪口名声始于民国时期，其实，早在唐宋，溪口即以雪窦山胜景，秀甲四明，蜚声遐迩。雪窦山古称“瀑布山”，自晋代至宋初，就连雪窦寺前身的禅院，也一直以“瀑布”名之。著称于世的瀑布胜景有飞流如雪的千丈岩、神秘诡异的三隐潭瀑布群、重嶂若城的徐凫岩瀑布。山中还散列着险峰奇观妙高台、清凉世界商量岗等诸多风景名胜。

就说三隐潭吧，其实早在唐宋已“出道”。唐朝刘长卿等几十位知名诗人，都曾在三隐潭大发诗兴，流连忘返。到了宋

代，雪窦寺进入鼎盛时期，与之相毗邻的三隐潭幽谷飞瀑胜景，就被更多的朝野人士所认知。光是宋代著名文学家梅尧臣就为三隐潭留下了3首诗篇。雪窦山三隐潭，还是浙东民间崇龙文化圣地之一。蒋介石少年时曾到上隐潭请龙求雨，以后回乡期间，多次携家人和属下游览三隐潭胜景。他曾即兴口占一绝：“雪窦名胜擅东南，不到三潭不见奇。我与林泉盟在夙，功成退隐莫迟迟。”

2004年5月1日，三隐潭第一期工程打造后，省旅游局局长纪根立感叹：“三隐潭山水结合完美，堪称浙江第一，实在难得！”当下的三隐潭大峡谷瀑布群，景区面积扩大到12平方公里。5公里之长的大峡谷，上段拥有上、中、下3个风姿迥异、奇幻幽深的瀑潭，下段则是众多目不暇接、绚烂多姿的激川小瀑。整条峡谷共有大瀑布9处，小瀑飞流更是不计其数。它们一路飞珠溅玉，状如九龙出谷，“瀑布幽谷飞，清泉石上流”之意境随处可见，实为独物又典型的江南幽谷瀑布风景。

2010年7月4日，投资6000多万元的三隐潭二期工程——下隐潭至妙高台观光单轨列车、索道，正式投入运营。如今，从下隐潭往南，便是一条1500米之长的新修游步道。与之相伴的是鲜为人识的大峡谷下段。到了雪窦山单轨观光列车西站，游客可乘坐单轨车，直抵千丈岩瀑布底下的东站，然后再乘坐观光索道，扶摇直上妙高台景点。这样，游客便有机会近距离欣赏拥有“十里画廊”美誉的雪窦山绝壁悬崖胜景，引颈仰视“浙东第一瀑”千丈岩瀑布。三隐潭将成为整个雪窦山风景区的中枢景点，雪窦山旅游“景区西扩、客流西进”战略由此获得历史性突破。

发展模式之“未来之城”：古往今来，溪口奇山胜水与禅

境佛地并擅，孕育了太多的“未来元素”——宋仁宗的应梦之境、未来佛的应迹之地、苏东坡“不到雪窦为平生大恨”的怀望之山……这种神奇的“未来元素”，再度在当代熠熠生辉。2009年12月，经世博局和建设部共同推荐，溪口小城作为亚洲唯一代表，入选世博会城市未来馆。推荐理由十分充足：溪口经济发展与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保护、文化底蕴的开发并驾齐驱，并且生态环境保护非常出色，还有当下溪口10万左右的人口规模，综合起来足以代表未来城市化道路的发展方向。2010年4月，溪口最新的“未来梦想”梦圆上海世博会前夕，“以和为尚——人间弥勒”的溪口景区，也被正式列入世博主题体验之旅示范点。

站在“2045”发展远景这个高度，溪口将优先突出做好蒋氏故里特点，形成民国第一镇；突出弥勒圣地，形成中国第五大佛教名山；打造长三角休闲旅游度假天堂，把溪口打造成为富有魅力和活力的新型海内外著名旅游小城市；长三角著名的特色会务休闲度假区；浙东城乡协调发展示范区；宁波市最佳生态人居区。

2010年无疑是溪口归零后的一个新起点。

（稿件来源：奉化日报 作者：裘国松）

探寻山村的记忆

一个地方有名人有名胜，想不出名也难。但也有例外，曾是书圣隐居处、钱王巡视地，被文人墨客誉为“世外桃源”，繁华一时，号称“小宁波”的六诏村，其名声早已被岁月风尘所湮没和风干。只有打开尘封的历史，昔日的显赫才再次呈显在眼前。

首先，六诏的村名就不同凡响。“诏”为皇帝的专用名词，怎么会用到村名上去？让我们穿越时间的隧道，回到东晋永和11年（公元355年），一代书圣王羲之辞去“右军”之职，从会稽（现绍兴）来到剡溪畔边隐居。晋穆帝六下诏书召他回朝廷，可他坚辞不返，在那里割茅搭庐，挥毫泼墨、养鹅明志。后人据此将该地名为“六诏”。

王羲之好眼力，真会选地方。六诏村前蛇山龟山逶迤葱茏，村后镇亭、挂钟两山高峻巍峨，发源于剡界岭老庵基山的剡溪临门而过。当远离要阴谋、玩权术的官场，清心寡欲、与鹅为伴的王羲之，行走在茂林修竹、青山绿水间，想必心情一定很舒坦。

由王羲之为开端，从此小小山村引来众多文人墨客寻胜探幽，赋诗作词。元时陈子昂咏道：“一曲溪从古剡分，溪边庙

食晋将军；砚埋尘土鹅群少，六诏空山自白云。”清代宁波学者全祖望在《剡源九曲诗·六诏》中写道：“右军泼墨处，一昔来金庭；九曲自兹始，六诏想清风。”清代奉化诗人孙达在走访六诏后所作的《剡源九曲》一诗中，更是把对右军的追思和六诏景色的溢美推到了极致：“群峰绕屋水临门，第一名山六诏村。典午流风追晋代，右军遗庙拜荒原。茂林修竹鹅谁换，白石清泉砚尚存。胜境适为生长地，武陵何用觅桃源。”

据传说，六诏还是越王钱鏐的巡视地。钱鏐在唐时曾任镇海军节度使，驻杭州，此前作为唐将董昌部下，曾驻浙东一带，对曾是王羲之隐居地的六诏定有耳闻。现村内有钱王庙，距村6里有跽驻村（皇帝住处称驻跽）。钱鏐是在被封为越王之前还是之后到过六诏，难以考证。但南宋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漂泊江南时，为寻觅同乡书圣踪迹，曾寓居六诏，则是有史为据的。清著名书法家毛玉佩按古人记载重制的一方数百公斤重的“右军砚”，在湮没100多年后，因1988年8月30日洪水的冲刷，又在剡溪边发现，今藏溪口博物馆，实乃奇迹。

“胜境适为生长地”。很少有人知道，地处奉化西陲，与新昌、嵊州接壤的六诏还曾是三县山民货物的集散地和交通枢纽，美丽的剡溪成为对外交往的黄金水道。

早晨的阳光，洒满了金色的溪滩，满眼可见待运的竹、木、柴、炭堆积似小山。一张张竹排载着货物沿溪而下。竹篙轻点，座座青山，排排屋舍，径直向后退去。溪流下碧玉，蜿蜒出山麓，来到了二曲跽驻。在四曲柏坑转了个大弯，竹篙左抵右挡，水花飞溅膝盖，竹排行走在湍急的溪流中。到了五曲三石，青山远离，水面渐宽，水势平缓，竹排两旁微微卷起一簇簇浪花。年轻的排工情不自禁地唱起“两个铜板一壶酒，两

斤菜籽一斤油，哥妹永结百年好，天荒地荒手牵手”的歌谣。

夕阳西斜，过浅滩，湍急流，经过六七十里水路颠簸的竹排，终于来到竹排运输的终点大埠，将货卸下，由大埠的船只运往宁波等地。

次日，装上山民所需的食盐、布匹和南北货，竹排沿原溪道逆流而上。汗水连连，一篙一篙拼足力气。这时家属往往会来中途接排。合力艰难地将竹排驶往村埠头。等候在竹排终点的三县挑夫们，有的将货物装上独轮车，有的用骡马驮，更多的用一根扁担挑，沿着古老的通道，经剡界岭、秦公岭，运往各地。

剡溪养育了村民，也给六诏带来了繁荣。东西一里多的长街中，店铺林立。有盐店、米店、南北杂货、肉铺、鲜咸货、旅社饭馆、酒坊、染铺……光钱庄就有三月。商业的兴旺，市面的繁荣，六诏被称为“小宁波”。

时间进入到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随着鄞奉、奉新公路的开通，竹排运输退出舞台，黄金水道湮没，繁华不再，六诏在人们的视野中也渐渐远去。今天，下窗门、郑家弄、应家弄巷道，毛智房、陈大公、全房里等昔日名门望族的楼宇尚在，斑驳古旧的街面房中依稀可见当初商号的痕迹，钱王庙旁的千年古檀和香狸猫树，作为历史的见证者，虽默默无语，但每一年轮中都刻着数不清的故事。这正是：“一曲六诏多幽胜，古檀枝梢高入云；镇亭山、钱王庙，茅庐墨池留古韵。智房大公全房里，合兴万泰众商店；兴衰沉浮任凭说，士农工商分高低。”

（稿件来源：奉化日报 作者：毛安昌）

东山行

雪窦山腰的东山村是出名的花木村，我们上东山却不为看花木，而是去看云雾。

东山看云雾最好的辰光是在清晨，淡青的天穹下，雾气不知道是在风还是什么东西的牵引下，似翻滚的瀑流，又似蒸腾的水汽，眨眼间意象已轻舟过万重山。继而太阳出来，光线穿梭云缝此起彼伏，云层随阳光明暗变幻色彩。即如此时：一场新雨过后，山下尚阴霾沉沉，山上已云开日出。抬头望，斑斑云团若洁白的鳞衣，天空偶露湛蓝几处；俯视间，一字云横，绵延数十里群峦隐约其中……

那一角褚红，数棵古松就在东边的云雾间——山腰间平空而出的一块平台是它的依托，一字云的最厚处是它的背景。山径上担着柴禾而来的老人也说不清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去处，只知道是一座庙，沿着通往它的路一直往前能走到溪口镇上。虽然懂得“望山跑死马”的道理，但为那一眼远眺所惑，我们仍按老人的指点，沿着村停车场边的小道下行，穿山越岭，寻访古庙。

山道的一边依山，低处的缓坡多被劈为梯田种植花木，偶有一畦菜地占据一角，菜叶长得格外舒展，植株也显得格外茁

壮；往高处是以灌木为主的杂树林，葱葱郁郁聚成一堆稍有差异的色彩，只在一处极陡峭的山脊上有十来棵特别高大的能看清是松树。它们长的位置，使它们看上去有点像某种动物颈上的鬃毛而让人觉得可乐。山道的另一边其实也是山，只是与人比肩的却是虚空了，隔着这虚空望远处就是仍然在云雾里的山峦，因为山路的曲折，因为云雾的流动，几乎每走一步这侧的景色就变动一次，令人恨不得停下步子就着山石静静坐上半晌，细细品味这云舒云卷。

路上遇到的樵夫和花农都很腼腆，不主动和人说话，但骨子里透着山里人的质朴和热情：尽管肩上挑着重担，狭路相逢，还是尽量让出大半边的路给我们这些游手好闲的游人。路过村庄时也一样，柴门闻犬吠，坐在自家屋檐下晒太阳的老太太就麻利地起来，一边呼喝着狗的名字教导它：“客人来了，不要叫！”一边身子挡到狗跟前温和地说：“不要怕，它从来不咬人的。”

在向下走完一段长且陡的以大石砌就的斜坡，一座古朴的单孔石桥展现在眼前，桥不知砌于何时，微红的条石上覆着苔痕与竹叶，桥的东头翠竹掩映下有一座墙体刷成赭红的建筑，屋檐下的牌匾写着：深锁亭。这“深锁”两个字让人不免联想起“铜雀春深锁二乔”“重门深锁无处寻”这样的句子，深锁的总是非常美好的东西，不管是美人还是乐声，那么这深锁亭锁的又是什么？是这深锁桥下的飞流漱玉？还是空山云蒙的不逝时光？

过深锁桥，进入一片竹林，从后面走来一位健步如飞的老伯。我们向他打听这里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多远，他说只有一小段路了。果然，走了五六分钟就到了。

站在平台中间端详这个地方——独立在群山间，所处的平台仿佛是平空搭建出来的，自它往前的山都是下垂的趋势。周围一圈高高的松树，仿佛是平台的卫士。庙里没有庙祝，山光映亮屋檐下的匾额“玄坛殿”，给人闻名已久素未谋面的喜悦：哦，原来是你！因为很早之前曾看过关于它的两个传说：一说古时有个叫赵公明的税务官，执法公正受人爱戴，死后村民造了这个庙来纪念他；一个是说此地老虎出没伤人无数，有猎户赵公明杀虎除害，村民建庙纪念他。典型的传统故事，朴素地表达了老百姓对于“清官”、“英雄”的向往。

在玄坛庙前听了会松风，远眺了溪口镇的全景后沿着来路往回走，虽是同样的路，但不知是视角转移的关系还是天色变幻，风景又是别样的风韵。在路上，还看到一处来时没注意到的庙宇：木林庙。大门两边红纸黑墨写的对联下联已经风吹日晒残缺，上联犹自完整：举念时明明白白毋欺了自己。非常有哲理的一句话，不由不让人感慨：乡野多奇士！由此想到，风景也未必尽在名山大川，身边的山林丘壑间多有沧海遗珠，只需要人们去寻找。

交通：东山村位于溪口5A级风景区西面，雪窦山东面，距离溪口古镇约8公里。自驾车从溪口镇往雪窦寺方向开，过一个360°的大弯道之后开始留意右侧的指示牌，看到东山村的大牌子后进入岔道直行，看到村停车场后停车，沿南边的小道下去就可以前往目的地。溪口镇上的农用车站有开往东山的中巴，车次不多，体力中等又喜欢徒步的，可以坐车到东山，然后徒步沿山路过玄坛殿一直下行，出口是上白村，可在村边搭乘过路的中巴回溪口镇。

游玩提示：路线人迹较少。整体路况较好，沿途自然景观

和人文景观都很可观，而且对体力要求不是很高。路上有很多竹林、溪流，是野餐的好地方，适合多人结伴出游或者家庭游。东山还未进行旅游开发，没有相应的配套设施，出行前须带齐所需物品，同时在游玩时注意做好环保。

（稿件来源：奉化日报 作者：江幼红）

藏在深山的栖霞坑

栖霞坑，古称桃花坑，因笔架岩的岩石艳若桃花而得名。在浙江，古村落有不少，远的有乌镇、西塘、南浔等名胜古迹，近的有走马塘、郑氏十七房这些文化底蕴深厚的古村古镇。这些古镇已经被人们发现，有的已经开发成了旅游景点，有的正在开发之中。然而，栖霞坑却是一个常居人口才200多人的小村落，因位于雪窦山里面，山路难行，保持着古朴的原始风貌，是个真正世外桃源。我来浙江近20年了，只是最近才有所早闻。由杨古城老师发起和组织 的探栖霞古道，走唐诗之路的活动，得到了许多人的响应。

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一支100多人的队伍来到了繁花似锦的三十六湾。人们在惊叹中前行，在洒满鲜花的古道上探源。古道，百年没有人行走的古道，古道密林遮叶，路上落叶厚积，荆棘丛生，高一脚低一脚，只容一人行走。厚厚的落叶，踩在上面松软富有弹性，但一不小心就会跌倒，这可是单行道，弄不好就像多米诺骨牌跌到一大串。杂草乱生，带刺的毛草划破了行人的手和脸，但这阻碍不了游人前行的脚步，也丝毫没有影响大家的探源心情。游人在密林中穿行，在山间穿行，在天然的大氧吧里穿行，一种探险和寻古愉悦之情写在他

们的脸上，心情就像樊笼脱囚一般。不知是谁哼起了蒋大为的《山间小路》：

就在那山脚下，芍药花开鲜艳芬芳
一条山路穿树林，伸展到云端上
路两边长满山珍，看在眼里喜在心上
水灵灵的蕨菜扯住我手不放，嗯～啊，
我走在山间的小路上，心情真舒畅……

这首歌真切地表达了山间的风景和游人的喜悦心情。

开在山间的杜鹃花，给这春日的探险画上了妩媚的一笔。
开在古道旁的金银花，给这深山平添了一份素雅，精力充沛的游人，边走边高声喊叫，声音在山间悠悠回荡，仿佛要唤醒沉睡的村落，唤醒那些远古时代遨游与此的文人墨客，让他们再拿笔来书写新的诗篇。行走中一股香味随着微风飘来，熟悉的桂花馨香，桂花的香味应该飘荡于秋天，在百花盛开的春天哪来桂花的芳香？在一片葱绿之中，我们真真切切看到四季桂正开着芬芳的花朵，给游人送来了沁人肺腑的见面礼。居家过日子的主妇们，看到路两边的野葱野蒜，边行边拔，不到一会就拔了满满两大把，估计她们会把这纯天然绿色的食物带回家去做上一餐别样的美味。从古道下来，是姚家村，村里有树龄200多年的香樟树以翠绿葱茏的身姿欢迎我们，进入栖霞坑，有巨大的横幅标语欢迎我们，有栖霞坑村民的鞭炮声欢迎我们。

栖霞坑是个不大的村庄，坐落在山间，干净整洁，古朴幽深。村民居住的房子，大多都是古建筑，有几十年前的土坯房，有“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润庄，有明代万历年间建成的古桥，有单孔的古廊桥。潺潺的溪流从村中缓慢流过，清澈干净的泉水可以掬手饮用，显应庙内的古戏台保存完好，当年的才子佳人故事，不知在这里上演了多少年多少代。风雨飘摇中王

家的古祠堂内，遍地是断壁残椽，随意疯长的杂草灌木，这些残存的景观似乎还在向人们诉说着古老的故事，往日的繁华还在朱红色的雕梁画栋中凸显。然而，最令我不能忘却的，还是栖霞坑村民的热情和质朴。一个只有200多人的村子里，一下子来了120多号人，玩的不用操心，吃的喝的都有人精心安排。听说为了这一百多人的前来，几天前，栖霞坑的村民们就开始买米买菜，各种山珍野味不用说，现成就有，这鸡鸭鱼肉还是要采买的，每人只有10元钱的饭菜成本却是满桌佳肴。栖霞坑的人就是这么热情好客，无论是问到栖霞坑的哪一个人，都会热情为你指路，不论是走进那家村民的家庭讨要一杯水，栖霞坑的村民都当成是莫大的荣幸。听说住在润庄的一位村民，曾一次又一次招待过素不相识的客人，当客人们留下饭钱时，村民都会追赶着还给客人。都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然而，在栖霞坑有。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钢筋水泥下的游人，毛笋野菜都是时令的绿色食品，当我们吃完了一盘毛笋后，他们又送上一盘，我们一桌共吃了四盘毛笋，村民把我们的喜爱当成了他们最大的荣耀。另外还有许多菜都是加了又加，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他们的真诚他们的民风真的让人感动。

我想也许是藏匿在深山的缘故，栖霞坑才会保持着这古老的民风，也许正因为其偏僻，才会使这古老的村落没有受到外界污染。栖霞坑滤去了游人心间的浮华和烦躁，荡涤了游人心间的尘垢，让人心变得温朴善良。我们的旅游开发者应该谨记，古朴的民风民情是栖霞坑的重要精神财富，不可复制，不应受到污染。在旅游开发的同时，要更好地规划好保护好这远离尘世的古朴民风民情，让游人通过旅游，把他们的民风民情带到山外的世界去。

(稿件来源：奉化日报 作者：谢芬德)

山巅之村——兰峰

溪口里山，宛若桃源。

从董村便桥上，走浒溪线，过四明大桥、徐凫岩、三隐潭、商量岗，进入兰田村，车子停泊处被红色的枫叶簇拥。已是四月月末，这里的樱花还灿烂如新，恍如隔了一个季节。

兰峰村，位于四明山腹地大山之中，由兰田和中峰两个自然村组成，共有住户148户，现居只有10多户。兰田村海拔高700米，是奉化，乃至宁波海拔最高的村，它主要有王、阮两姓人家组成，共有300多年的历史。

村北过山岗就是鄞州，初听兰田村名，以为是“蓝田”。想起李商隐《锦瑟》里的句子“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突然感觉村名美好而神秘，再想蓝田应在长安附近的陕西，出产美玉，不可能是在奉化。后来江幼红说是“兰田”，想必是高山之上，农人抬头看天，低头种田，故名“兰田”。听了介绍才知道，原来是“烂田”，就因为早年村边有大片烂田，山里人的朴素和简洁，就把烂田看成了本村的一大“特色”，后雅化为兰田。

村庄群山环绕，现在兰田村主要培植花木。村领导给我们当向导，介绍说：现在村里除了几家老人，就是种植花木的花

农了，这里主要种植红枫、五针松、樱花。进得村去，安静得有点发慌，沿途只看到村口一个洗菜的妇女和几个老人，还有几个扛着锄头护理花木的中年男子。我们的到来突然惊起了一群停在枝头的鸟儿，只听几声“唧啾”，鸟儿消失在阔远的高空。

沿着小路，走过几幢木结构的房屋，细心的叶辉发现：农家的小院干净、整齐。门口的木柴堆得方方正正，远看，犹如一件件艺术品，畚箕、扫把放得整整齐齐，地上没有一丝的尘土。不禁赞叹：那家一定有个勤劳会理家的主。后来发现，每家小院都有如此情景。

村子的老屋是原始简朴的，黄泥的墙体、石垒的地基，更有黑瓦上直冲天空的烟囱，除了石砖楼房，那路还是泥沙路、石铺路，不过因为简单而干净，也没有一丝的不适，踩上去都是一段段远去的记忆。

这里，没有千年古村的厚重，没有漂亮、气势的古老建筑，也没有让人流连忘返的石刻雕筑，转转一圈，最有特色的建筑，要数一幢石头地基、青砖垒砌的两层楼大礼堂了。听说，这是大公社的产物，当年由周边村人，共同出力而建。对着村口的一面高墙处刻写着“东岙公社兰田大队”，刻字的上方是一个石刻的五角星。不过现在，二楼的木结构已经倒塌，这楼已经被列入危房，门洞也被砖头堵死了。

我们爬上了村后的一片花木栽培基地。毛立纲说，山头应该是村子的至高点，站在山头可以俯瞰整个村庄。不过在这样的高山上，视线所及尽是群山，近处又花木成林，竹叶飘摇。一阵恍惚，似乎跌进了一处人间禁地。海子曾说：面对大海，春暖花开。而我现在所处的是：面对群山，绿意流动，白雾缭

绕。这是不是又一个生活的仙境。

此时，真想大呼一声，以邀山的回应。让所有浑浊的空气见鬼去吧！回来的时候，看到农家小院里刚采的茶叶，铺在地上，小狗在地上温柔地打滚，偶尔在家的几个小孩，手里拿着竹笋在剥，几个老人坐在路边的石条上，安详地看着我们几个闯入的过客。

从兰田村出来，去中峰还得另起他路，因为时间没有成行。

中峰虽是个高山小村，却另有故事。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入山静养”的最大收益就是接触了佛学名著《宗镜录》。史称宋朝有两部千古不朽的巨著，一部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还有一部便是五代末北宋初由永明延寿禅师所著的《宗镜录》。永明延寿（904—975年），被时人称之弥勒菩萨化身。五代后周广顺二年（952年），他应邀至明州雪窦资圣禅寺。住持雪窦寺期间，雪窦山中峰就是永明延寿《宗镜录》撰写初稿之地。

深山修书，洗尽铅华，相望山林，也许，人所要的就是那种绝对清静后的灵感。这样一想，突然很理解那些归隐之士，也给自己以后探访中峰，找了一个好理由。

（稿件来源：奉化日报 作者：苦丁）

杜鹃声中访山村

谷雨过去没几天，应邀与文友一道去采访溪口“美丽山村”，出发前我还有疑虑，奉化的山山水水差不多跑遍了，“美丽山村”建设会不会破坏原来的风貌呢？车经亭下湖，群山如黛，水中倒影清靛无边。望见董村，车子不再绕老路而行径直上了新开通的董村大桥，这不由我眼前一亮，前年来时环雪窦山景区的公路尚在施工，如今已贯通，变化之快出乎意料。车过董村、姚家，转眼来到栖霞坑村，村口就遇一大队从余姚过来的背包客，扛着队旗，个个戴遮阳帽，踏登山鞋，一副职业驴友的模样。《四明山志》载栖霞坑唐时称“桃花坑”，村沿峡谷而建，“其石红白相间，掩映如桃花初发，故名。”曾经的交通要道，近年来经媒体宣传名声在外，探幽访古者络绎不绝。我来过四趟，这趟感觉变化特大，新建的村委会办公室前有个跨溪的小广场，四周石质栏杆，下面流水潺潺，那是将几座破旧的桥梁拆建而成的，既经济又美观。支书告诉我们，这几年抓了文物意识教育和古迹保护，游客来此游览美丽风光外，更让他们体会到栖霞坑的浓厚的文化氛围。广场上有块“旧诗词鉴赏”专版，编辑了古代乡贤对家乡的题咏之作，有数十首之多，如唐经筵的七绝“炎铄黄金坑艳阳，千

人树下好乘凉。雷峰高举魑魃震，惊得石僧卧梦长”，汪纶的七律《笔架岩》“石耸三峰似削成，天开神秀应文明。空中雨露千年润，海上虹霓五色横。春日临池涵藻思，晓云开阁散幽情。从容对此歌诗雅，因想高冈彩凤鸣”，都把景都写活了。

洽成阊门是新开放的古建筑，有200余年历史，阊门临溪而建，内部房屋达36间之多。迈入大门，但见屋宇深邃，回廊相连，窗棂精雕细琢，人物、马匹、花鸟鱼虫栩栩如生。民国初期这里曾是传奇人物王恩甫的府第，王从小脚绑85斤沙袋练得轻功，身轻如燕，能在白篮边上行走如飞，专为革命党人传递信息。相传，有次宁波某剧团来村做戏，开场锣鼓（俗称“闹头场”）奏响时班主发现忘带一件戏袍，闲空在家的王自告奋勇去宁波取袍，回来时头场竟还未结束！车子离开栖霞坑直奔明溪村，明溪旧称晦溪，是奉化西陲最大的行政村，一个盛产高品质小粒香榧和水碓制米面的地方。两边山峰对峙，公路与溪流相伴逶迤而进，不时有杜鹃展着美丽的尾羽从窗外闪过，雄飞雌从，煞是好看。下得车来让我吃惊不小，上趟来时明溪村还是泥墙土房，行道逼仄，如今却是齐刷刷的三四层楼的新民居，一律的白墙黛瓦，巷陌宽广，绿化带上精心栽种着各色花草，整个村子在溪水的倒影里美丽极了。村中有个了望阁，登阁远眺全村景色一览无余。我去过江西的婺源，与之相比觉得毫不逊色。村干部介绍，正与旅游部门联系让宁波、上海的客人来此度假，体验一下世外桃源般的境界。我想如能恢复水碓等原始农耕的物件，一定更能展示山乡的文化底蕴。

从明溪村出来拐进葛竹村，这里是蒋介石母亲王彩玉太夫人的出生地。葛竹旧属嵎地，村后有交椅山，村前有笔架山，是风云际会的宝地。迈过溪上的水泥桥，绿柳低垂，红枫似

火，村中道路非常干净，走进蒋介石外婆家的老闾门，4个老人正在悠闲地打着麻将，见有来人内中一位起身陪我们参观。他自称是蒋介石外公的第6代后人，指着挨门口的头间房子说蒋介石就出生在此，这与蒋介石出生在玉泰盐铺的传统说法相违，老者却咬定这是千正万确的事实，还说女人回娘家做产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以前玉泰盐铺出生的说法是以讹传讹。大家觉得新奇，姑且听之。车子折回董村沿环雪窦山公路向地处商量岗附近的兰峰村急驰，高路入云端，董村大桥、四明山大桥一晃而过，进入商量岗如同在云雾间穿行，东岙一带是花木主产地，沿途花团锦簇，深红色的野杜鹃花似团团烈焰，令人目不暇接。兰峰村是我市海拔最高的行政村，由中峰、兰田两个自然村组成，1980年春我为扫盲验收工作中峰村宿过夜，那时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吃的是抽苔的青菜羹和咸得发苦的烤洋芋艿。如今的村貌让我惊讶不已，村子前后到处是花木，樱花和紫藤在这里正开得茂盛，一片片粉红和淡紫格外赏心悦目，引得女文友们争抢镜头。花木富了山里人，户均年收入10万元不足为奇，村中居然有个小市场，除蔬菜之外还有时令海鲜，变化太大了！正是：杜鹃俗称布谷鸟，声声催人早出勤。山区四月芳菲盛，美丽山村无虚名。

（稿件来源：奉化日报 作者：林崇成）

走进栖霞坑

近日与几位驴友游了趟栖霞坑村。

栖霞坑是溪口景区亭下湖支流筠溪畔的一个偏僻山村，近年来被世人确认为“唐诗之路”中的“桃花坑”，于是声誉鹊起，访古探幽者不绝。众多文章、照片、视频见于媒体，撩拨得人心发痒，我就择过冬天的晴暖日探访去了。

车过亭下湖大坝旁，一路平坦，环湖的柏油路刚改建完毕，宽敞平整，全没了几个月前的颠簸之苦。到董村后沿着筠溪向北直驰，过姚家不久进入正在建造的环雪窦山景区公路的施工现场，车从两个高达数10米的凌空桥墩的中间穿过，拐进左边公路，行不多久便到栖霞坑了。

栖霞坑坐落在狭长的东西方向的峡谷之中，两边群峰对峙，一条水量丰沛的溪流穿村而过。村口的停车场眼下是装运花木的场地，几个村民正忙着将红枫搬上卡车。傍溪是建于清光绪12年（公元1886年）的王姓宗祠“洽勤祠堂”，南北两侧的边门上方“世袭槐荫”、“源远流长”词句为晚清进士孙锵所题。两进一院的建筑经过岁月风雨的侵袭已经破败不堪，庭院荆棘丛生，厢房和大殿多处倒塌，惟有残存的石窗、精美的雕柱画栋、高大的马头山墙似在诉说当年的辉煌。

我们几位沿着村中的主道而行，所谓主道其实宽不过2米，长倒有300余米。村中多桥，有石结构的拱桥，木结构的廊桥，砼结构的水泥桥，还有竹木搭建的便桥。长安桥是村中惟一的廊桥，永济桥是最古老的石拱桥，“卫东桥”是留有“文革”痕迹的水泥桥。村子中央的显应庙是处古建筑，藻井依旧，屋脊巍峨，气势非凡。紧挨着便是新修的王氏宗祠，步入观之，但见殿堂开阔，窗明几净，水斗、灶具一应俱全，想必也是村民操办红白大事的场所。厢房的楼下是村老年协会，几个老头老太正在安详地打麻将，见了游客隔着玻璃窗点头微笑。祠堂对岸是新建的“栖霞村便民服务中心”，那里原是县档案室旧址，上世纪70年代初“备战、备荒为人民”时期，为防不测，县档案室看准了这里的偏僻地形，将重要档案搬迁于此。

来到一小店前，空旷处五六个老人正围着一口大铁镬烤火，镬中是个干燥的大柴株，炭火浓烈，见了我们热情地招呼围坐烤火，不料惊动女店主，她竟与我们中的一位驴友熟悉，立马将我们请进屋内。女店主非常热情健谈，她给我们沏上滚烫的茶水，端出花生、核桃让我们受用。天气寒冷几口香茗落肚便觉暖和了许多，那自产的花生、核桃也格外香脆可口。她告诉我们，栖霞坑村民以王姓、周姓为主，王姓迁自六诏，是王羲之的后裔。以前这是个穷地方，“出花”少，改革开放前最低收入只有1角4分一工，几乎家家户户都是“倒挂户”，现在村民主要靠花木收入，生活条件大为改善，当然年轻人都外出谋生去了，只有老年人依旧厮守着难以割舍的土地。

小憩后大家索性端着热茶继续往前观赏，店旁溪中是个龙潭，广约20平米，深约3米，水质清冽，游鱼可数，因周边岩石成红色故称“红岩潭”。村中有多处自流水池，供村民饮用

或洗涤，方便极了。村子的尽头是历尽沧桑的永济桥，这座古老的石拱桥长满青苔，镌刻的桥名难以辨认，从桥面的光滑石板来看，足以印证当年过往商旅的兴旺。出村后行百余米是座白头湾水库，库容虽小，坝体却是混凝土的，这是政府出资为村村通自来水而建造的，既安全又方便。

远远望见峡谷间有一凉亭，大家意犹未尽前去探个究竟，进入亭内见石柱上的对联模糊不清。驴友老徐自告奋勇捡得山路边一个旧塑料袋从溪中取水来泼，浸水后字迹显露出来，原来是“高人马倦略停旅，行客力疲暂止步”的章草体妙联。此亭与余姚唐田不足10华里，在公路交通不发达的农耕社会栖霞坑充当余姚四明山区进入奉化的要道名不虚传。

车子离开栖霞坑时有驴友问我，栖霞坑没有出名的桃花古代为什么称之为桃花坑，我说《四明山志》谓桃花坑“在二十里云之南，山岩壁立数仞，延袤数百丈，其石红白相间，掩映如桃花初发，故名。”愿栖霞坑村如桃花般灿烂似霞，步步谋发展，年年新变化。

（稿件来源：奉化日报 作者：林崇成）

栖霞坑的二度诱惑

清明回乡祭祖的老同学在微信朋友圈上发了一组照片，曰“古村春意”。青砖、黛瓦、石桥、红枫……仿若从一部老电影里流淌出来的色彩。栖霞坑，用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美诱惑了我。

当我准备前往栖霞坑探访时，才发现我的孤陋寡闻。资料显示，栖霞坑的名气古来有之，一条积淀了深厚文化内涵的“唐诗之路”穿村而过，而多位诗人笔下提及的“桃花坑”，正是这个王羲之后裔的聚居地——栖霞坑。

栖霞坑再度受宠大概就是因为2009年宁波晚报上发表的《“唐诗之路”中的桃花坑在哪里？原来就是栖霞坑，王羲之后裔的聚居地》一文，使之成了驴友们争相探访的一个地方。

尽管已是夕阳西下时分，我还是决定立即动身按图索骥。驱车从市区出发，过溪口银风度假村，沿着亭下湖水库蜿蜒而上，过董村大桥继续前行，当一幢残破的古祠堂矗立在眼前时，栖霞坑也就到了。

这幢古祠堂“式谷堂”建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村中还散落着多幢晚清古宅，一幢幢古宅诉说着光阴的故事。最显眼的当属建于1870年前后的“润庄”。走进这个大宅院，天井

四周皆是年代久远的东西，屋主人正在天井里剥笋，这一幅古今交织的场景让人感觉仿佛一下子穿越了。

“润庄”前面有一座廊桥，看上去更像是一间老房子。鹅卵石的桥面，木结构的顶，可遮阳可避雨。桥下有清冽的溪水，碧绿的青草，戏水的鸭子……渐渐地，周围炊烟四起，栖霞坑的夜来临了。

我有心留下来看一看古村的夜，怎奈有约在先，只好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栖霞坑，就像一个刚揭开面纱的女子，我还来不及细看就要与她分别了，留下的是满心满脑的遐想。

第二天，我决定再度前往。白天的栖霞坑较之傍晚少了一份宁静，10多辆车子把村口堵得水泄不通，来来往往、上上下下的都是些城里人，分不清是清明祭祖扫墓来的，还是像我这样慕名前来探访胜景的。

朋友的亲戚上山砍柴去了，我们决定先去他家里等候。拾级而上，几间木结构的老房子勾起了我们的怀旧情结。门口的炭火还没熄，屋里却不闻人声。朋友扯着嗓门喊了几下，坎下有个女人答应了。两人就这样隔着一道坎喊着话，像对歌一样。坎下正在买盐的女主人赶紧上来招呼我们。搬凳，沏茶，我却对晒在水池边的一堆小黄花感兴趣。一问，是一剂草药。也可把花晒干了磨成粉长年保存，把它涂在伤口上便能立即止血。

隔壁有个四五十岁的大哥也是回老家祭祖来的。我让他讲讲小时候有什么好玩的事。他一听就乐了：“我们小时候一放学就去山上放牛放羊，哪有什么好玩的事。”想了想，他又说最难忘的是天黑了去山上找牛羊。七八岁的孩子胆子小，大人就说在口袋里放一枚钉子，这样就不怕鬼了，可他还是很害

怕。

在村里转悠，看到了一幢新修的宗祠，一位老婆婆正在锁门，听说我这个外乡人想进去看看，很爽快地就把门打开了。我看到了宗祠里古老的戏台，只是它的热闹已不再。出来的时候，我看见宗祠门口挂着一块铜牌，写着“栖霞坑古道”几个大字，下面还有一行“市民最喜爱的徒步线路”的小字。

在宗祠门口，我们遇到了一位面目刚毅、身板硬朗的老人。老人叫王孝安，在这个村子里已经住了70个年头了。

2009年栖霞古道被重新发现后，他接受过许多媒体的采访，也参与了很多古村的保护工作，面前这个修葺一新的宗祠也是他几年前发起重修的。

就这样，王孝安老人又一次当起了义务向导。他把我们带到了一幢已经被大火烧毁的明朝的古宅中，痛惜之情溢于言表。我看到门楣上写着“云蒸”二字，左右两侧写着“春秋多佳日，山水有清音”，几根腐蚀的毛竹支撑着仅剩的一面墙，令人不免心生落寞。

出了古宅，老人指着左侧的一条机耕小道说：“这就是栖霞古道，我们现在走的这条是新修的，到这个叉口才重合。”继续往前，蓦地见到了老同学照片里发的那幅图画：一堵泥墙，一树红枫，小路，远山，还有那一片蓝天。如诗如画，意味悠远。

沉醉感慨之际，抬眼就见到了村里的又一景：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单孔石拱桥永济桥。一路上这样的单孔石拱桥还有几座，只是名气不如永济桥大，韵味却一样长。

路边山坡上有几丛映山红从石头缝里钻出来，妩媚地舒展着身姿。王孝安老人说：“路边开得特别艳的花是不能采回家

的，不然家里的小孩就会生病，这些都是花神。”我“扑哧”一笑，这是不是从前人编织的美丽的谎言呢？这样不就有更多的人能欣赏到路边的风景了吗？再往前，就见到了一个小水库，碧绿的潭水掩映在翠竹丛中。水库边有一个亭子，石头与黄泥堆砌的墙壁，刻画着岁月的痕迹，顶上的木椽子已经更换了一部分。亭子里还留了个四方形的石窗，站在窗口，那一抹浓郁的春色尽收眼底，扑面而来的清新空气令人心旷神怡。

只是亭子里涂满了许多不雅的字句，暴露着闯入者的无知与野蛮。我想这也正是栖霞坑的隐忧吧。当这个美丽的古村敞开怀抱来迎接我们时，我们又该以怎样的姿态去亲近它？但愿我们不要惊扰了古村的宁静与美好，也不要惊扰了乡里人恬静的日子才是。

（稿件来源：奉化日报 作者：孙赛寅）

秋谒三十六湾村

三十六湾村是溪口雪窦山上的一个小山村，作为奉化本土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三十六湾村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该村被称为“万元户村”，要知道那时的万元户比现在的千万富翁还稀缺呢。怪不得当年我村的一位婶婶这样教训她的女儿：“有本事就嫁到三十六湾去！”一直以来，我一直想找机会目睹三十六湾村的芳容，却一直未能成行，因此她对于我来说，始终蒙着一块神秘的面纱。

10月底，得知作协理事会要在三十六湾开会，我着实窃喜了一番。真是天赐良机。那天车子自溪口镇向西朝雪窦山盘旋而上，左边，紧挨着刀削斧劈般的山崖，透过车窗，直视其下，便是万丈深渊，令人心生怯意。将视野投向远方可看到雪窦山下全貌，那灵性十足的山山水水如一幅隽永绵长的水墨画卷，缓缓地在眼前展开，使人平添了一份“一览众山小”的豪气；右边，紧贴着雪窦山伟岸的身躯，各种树木参天蔽日，藤萝缠绕，恍如进入了原始森林，映入眼帘的是无边无际的绿，伴以深红、暗红、明黄、淡黄……的色调，五彩缤纷，美不胜收。我想如果能在山脚边筑一间小屋，日日与草木虫鸟为伴，夜夜与山月雾岚相依，岂不胜却神仙。

这样看着、想着，也不知车子在盘山道上打了几十个弯，终于驶进了标有“三十六湾高山花园村”标记的牌楼，进村出现眼前的第一栋楼房是“五针松客栈”，客栈路对面是“旅游服务中心”。整个村庄干净整洁，每个路口都竖有中英文对照的暗红色指示木牌，三十六湾给人的第一印象与其说是一个山村，倒不如说更像一个旅游景点。

黄昏时分的小村已难觅人影，我们在绿草茵茵的停车场上泊了车，下得车来，不禁打了个寒噤，海拔600米高的山村果然比山下来得料峭，只得赶紧添衣。同行的陈礼明老师带着儿子在文化广场上玩起了健身器，广场上鲜花争艳，绿树婆娑，煞是好看。

山上的夜来得急，晚饭后，整个山村早已黑得如同无底的大海，“大海”深处，只有秋虫们“唧唧”、“咕咕”不知疲倦地在合奏着“山村之夜”乐章，天空飘着若有若无的雨丝，像是编织着一个千丝万缕的梦。山村的夜是那么的朴实，没有人声鼎沸，没有车辆喧哗，没有霓虹灯闪烁，人们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歇的作息规律，把生活过得滋滋润润，把时光经营得从从容容。

我们宿在村口的“五针松客栈”，这是一栋三间屋面宽朝阳三层楼房，客栈外淡淡的桔黄色灯光映照着门外的一方天地，屋外的红灯笼、门边的春联营造着喜庆、祥和的氛围。一只黄狗睡在地上，懒洋洋地甩着尾巴看我们。客栈内十分整洁，雪白的墙，明亮的窗，油漆一新的地，走进房间，铺开满是向日葵印花图案的棉被，整个房间便弥漫起淡淡的阳光味，钻进被子，温暖、舒适的感觉充盈了每一个细胞，令我一下子跌入了甜蜜的梦乡。梦中的我又回到了童年的家乡，只见奶奶

抱着向日葵图案的花被，笑眯眯地说：“你回来啦！太阳正好，我晒了一日被头，等你回来啊。”我在这静谧的夜幕中，尽情地享受着来自奶奶久违了的疼爱。

一早醒来，天光大亮，能干的女主人早已准备好一桌早饭，稠稠的白粥，金黄的油帖豆腐，柴烤的咸笋，自腌的冬瓜，雪白的米馒头，香气氤氲，令人口舌生津，胃口大开。我们围坐在桌边，就像大家庭的成员，我帮你夹菜，你帮我盛饭，有说有笑，真够温馨。

欣赏三十六湾村景象，当然先从住宿的客栈周围开始。或许是主人为了证明“五针松客栈”的名符其实吧，客栈四周摆放着许多造型各异的以五针松为主的盆景，数丈远的天井是他们的“小苗圃”。客栈男主人饶有兴致地指着盆景，告诉我们：端庄秀丽、叶子是金黄色的叫金钱松，这盆要价高于2万元；叶子像雀鸟舌头的叫雀舌罗汉松，人家出3万5千元他还不肯卖；这盆叶密针短、像黄山迎客松的叫五针松，要卖到3万多元……

好家伙！我们不禁面面相觑，此处取价是遍地黄金啊！“脚下几十盆盆景放在外面，就不怕有人偷？”我不禁嘀咕了一句。“再贵的也没人来偷，都是自家邻居，家家都把盆景放在外面哩。”路过的一位村民回应了一句，把我羞得好像做贼被人抓住似的。原来，村民们都喜欢将家门口作为花木展示的平台，而大量的花木都种在山地里。

一位村干部告诉我们，如果没有预订，平常日子客人在三十六湾很难吃到鲜美的农家菜，因为村民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培植和销售花木了，没有时间经营餐饮。餐饮经营得再用心，一年到头也赚不了七八万元，而一个盆景，如果客人一见钟

情，一下子就能卖出好价钱。我们对此话深信不疑。而当我们问起村民们平均年收入时，村干部迟缓了一下，笼统地说一句每户“大概四五十万元吧”，其实我们也明白，村民收入多少，只有自家知道。

我们沿客栈右方步行坡道拾阶而上，在这里，除了房子、路面，其余都是花木的世界，五针树、罗汉松、红枫、樱花、桂花……或盆栽，或地植，各种植物种类繁多，高低交错，就像走进了植物园。茶树开出了红的、白的花，红的灿若焰火，白的清丽脱俗；杜鹃不甘示弱，绽开紫的、红的笑靥，争奇斗艳。这个季节，正是银杏树最美的时刻，虬劲枝干上尚存的叶子，泛着点点耀眼的金光，一阵秋风吹来，一片片叶子像一只只翩迁的金蝶，曼妙地飘向大地，在树下围成一圈又一圈、层层又叠叠的金色之梦，让人不忍踩过，只是呆呆地沉浸在梦幻般的美景之中。

房子是依山而建的，一路过来，随着地势升高，回头看刚走过之处，有的房子已不见踪影，有的房子已在我们脚下，有的房子只露出半个屋顶，建筑上极富层次感。房子大多是在上世纪80年代村民们掘了第一桶金后建造的，白墙黑瓦，虽然并不醒目，但很实用。其实，在花团锦簇、绿意融融的环境中，如果房子造得过于豪华，反而会显得与环境不和谐。路过之处，不时可看见房屋的侧面有的呈一墙的青翠，有的呈一墙的金黄，还有的呈一墙的橙红，原来这都是色彩各异的爬山虎的功劳，它们密密麻麻地爬满了墙，使墙壁增添了一份浪漫。

忽然，我们邂逅了一大片一串红，它们就像在绿的海洋中燃起的一簇簇红色火苗，是那么的喜庆、热烈，本来明媚的心情变得更加愉悦，正想发出赞美，却见几位文友抽出一串红中

间唇形的花瓣，吮吸起来，我将信将疑如法炮制，花瓣的底部果然有点甜味。抬起头，见屋后一小块空地上种着绿油油的青菜，一位着灰底蓝花衣的中年妇人正弯腰拔菜，地上放着一只竹畚箕。她用平和的眼光看着我们，好像是在欣赏一种风景，而她也成了我们眼里的风景。

在三十六湾，张银崇的名字被所有的人几次三番提起，带着无限的敬意，带着无比的感恩。张银崇如果在世，今年179岁。他是该村的育苗始祖，1878年他把学到的苗木嫁接技术传授给了全村，奠定了三十六湾村苗木事业发展的基础，三十六湾的兴旺有他的功劳；他从上海引入“龙华水蜜桃”，经过长期培育和选择，终于育成了“玉露水蜜桃”，奉化“中国水蜜桃之乡”的这项桂冠上有他不灭的功劳。只可惜，这次未能谒拜这位先人之墓，下次有机会，我一定会前去祭拜。

1920年，该村的傅福如从上海黄园引进五针松，用马尾松作砧木嫁接成功，开创了全国首例，从此，该村成了全国五针松发祥地。

村干部带我们去看号称“千亩五针松”的山顶苗圃，站在山顶眺望，但见山峦叠嶂，层林尽染，四周山上尽是郁郁葱葱的松林，气势十分壮观。深秋的五针松依然挺拔着枝干，针状的叶子夹杂着浅黄、深绿，泛着亮光。村干部抓住身边一棵五针松的枝头告诉我：“1984年时，一个五针松脑头就是5元钱，像这样一叉就是三五十元啊。”真是想不富也难啊。

村民们应该自豪，三十六湾的五针松，经过90余年的培育，有了自己名为“三十六湾”的注册商标，成了全村致富的法宝。村民们应该铭记，30年来，村里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82年户户都拥有了彩电，成为浙江省第一彩电村；

1984年户户都安装了电话、用上了煤气；如今小村拥有小汽车43辆，平均每7人就有一辆。村民们应该庆贺，村里先后获得了省劳动模范集体、全国花卉先进企业、中国农业精品村、省文明村、省兴林富民示范村、省卫生村、省林业观光园区等荣誉，中央、省、部级领导曾10多次来该村视察。

三十六湾村竺青松书记告诉我们，如今，村民们已把眼光放得更远，他们在做好传统苗木生意的同时，开始设想如何在高品质苗木、盆景上下功夫，提高苗木的单位价值含量，使自己做得更大更强。

望着层层叠叠的绿色，吸一口透着淡淡幽香的清新空气，我情不自禁为三十六湾村坚定地走适合自己发展的致富之路而感到骄傲，借一阵秋风，捎美好祝愿：祝愿三十六湾村能再创新的辉煌！祝愿三十六湾村的明天更加美好！

（稿件来源：奉化日报 作者：蒋静波）

前岙的温情

人这一辈子，大概总会遇到这么些人：她(他)没有令人过目难忘的容颜，没有足够震撼人心的气场，没有口若悬河的谈吐，没有技惊四座的神艺，当她(他)走在人群中就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人海茫茫，当你试图向另一个人描绘她(他)的模样，却发现任怎么努力也只是徒劳。

你只能向人们描述她(他)在你心中留下的深刻的印迹：温厚、善良，好厨艺等等。说起这个话题是因为周末难得的好太阳，到处看见晒东西的、嚷嚷着要晒东西的人，看着那些在阳光下人们闪光的皮肤、物品们细腻华丽的纹理，我就突然想到前岙，我不知道该如何描述这样一个面目和名字都很平淡的小村子，可是在我的心中又觉得这样一个村子的静好不应该被我私藏在心，是应该拿出来分享的。

前岙位于上坪驻西南5公里，剡源东侧。志载“村处路前山岙之中，故名”，我参详了一下，不是甚解。记忆中，我去前岙，都是有太阳的冬天。初次延着蜿蜒的小溪远远望见它，第一感觉是时光倒流——迎面所见的房子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办公场所的建筑风格，柱子部分淡去的红漆隐约目标宏大的标语。在这样的场景中，院子里撑起农家常用的竹晾竿，五颜六

色的衣服晒开来，竹簟半卷在地发出蜜的光泽，二楼的护栏上垂落各种花色的被褥，农村里那种无拘无束百无禁忌的憨厚与欢乐便尽在不言中了。再往前走，一方阳光下，有老人围桌牌戏，周边围观的人比玩的人多上数倍，捧着茶嗑着花生瓜子密密匝匝围着桌子，看的比玩的更急，全不管什么“观牌不语”的操守，各路语声满场飞，似把阳光也闹腾得更明亮了些。但看到有生客来，这群人便腼腆起来，微笑着招呼“来玩啊”“坐一下”“喝杯茶”，嗓门小了，声调也变得柔和，这反差里有待客的热心肠也有骨子里浸透的文明传承。

前岙是在山岙里的村子，村里的房子便和别的山岙里的村子一样，也是参差沿山而建。在村子的最高处，我看到了这样的景象：屋子前树起七八根竹竿，竹竿与竹竿间又横架起五六根竿子，上面密密麻麻垂挂着淡黄的粉丝。在它们附近拉开的钢丝床上、用蛇皮袋缝制的“晒床”、竹匾等处，还有理成团的粉丝。阳光照在它们身上，泛出淡淡的光泽，有些比较稀疏淡薄的部分变得半透明，迎着光看很像久远之前外祖母家老式楼房的纸窗被阳光投射的情形，浑蒙的不须设防的温暖，让我这个不爱吃粉丝的人对这种食物第一次产生好感。粉丝的主人对四十多岁的夫妇，说起粉丝来滔滔不绝，他们的话彻底推翻了我的认知——之前我一直以为粉丝就跟年糕似的，用机器将淀粉压制成型。但他们说：粉丝是“刨”出来的！他们做的是番薯粉丝，先把番薯做成淀粉，把淀粉放到一格格特制的笼屉里蒸成长方形颜色深沉半透明的冻，搁在通风的房间里阴干，然后就可以刨了。刨子大约也是自家特制的，木头的底座，中间镶一块与番薯冻侧边等宽的带孔刀片，一刨下去，就是一小束粉丝。刚刨下的粉丝偏白，很柔软，晾到竹竿上都低

眉顺眼的，但风吹日晒一阵就张牙舞爪起来，色泽也浸染了阳光变得有些蜜色的黄，很奇妙，感觉像人——一个个面目相似的婴孩，因各自人生不同的际遇，在他们长成后，都会有各自新的面目。

我在那个小院小坐，慵懒地眯着眼看，番薯粉丝的阵营，有种地主老财般富足的错觉。后来我想起前岙的时候，脑子里闪现的第一个画面就是这个院子，这满眼明亮的粉丝。尤其是当人们叹息着议论各种食品安全的时候，我便常常想起这青山绿水间高挑的地势上，淳朴的人们用传统的工艺以虔诚的心创制的粉丝在清爽的风和热烈的阳光下等待成型的样子，这种恬淡，不功利的坚守让人感动，也有一丝担心：这种小作坊式的传统工艺会和很多其它很美的传统工艺一样消失吗？它的生命力该如何来延续？我曾在一些美食杂志上看到一些境外传统食品的推介，那些以传统自傲的作坊都有大批的从业人员，或者是代代相传，或者是师徒传承，他们的产品也在固守传统的同时加以与时代相适应的改良产品，在包装推介上亦有所用心。但在前岙，在奉化很多别的生产这种传统手工粉丝的地方，我都不曾看到有这种迹象，我所见的大多数从事这一行大都是老人，连中年人也是少数。

前岙虽小，但它的建筑很有意思，除了前面看到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办公房。这里其它的建筑样式有：浙东乡村常见的闾门，一面楼房一面墙墙头种花种草，两头两个门，门头雕砌讲究，小门小户也重视家居的美感；黄泥墙房——在我的印象中，这种材料建造的房子都是小小的平房，这里的特别巍峨，有一栋从外边看有两层半高的样子，墙体上坑坑洼洼，但用手推石头敲击，发现它硬朗得很，黄泥真是种奇怪的建筑材

料！最引人注目的是村西一栋门牌为“大屋里1号”的建筑。那真是一个庞然大物，青砖房，四马墙，主建筑民国风格三面楼房一面墙，主建筑外筑了一圈围墙，间杂门房佣仆们的居室。这样的地方的主人应该是有故事有经历的，询之村人，都语焉不详……翻看当时旧照，发现一帧在村边拍的图，前景是几株桃树，冬天的桃树光秃秃的，无甚看头，但花开的时候呢？“桃花开的时候，来这边看看。”那是当时的壮语，但一直没有践行。或者这个季节再去那个有粉丝的院子里晒着太阳看一回粉丝的制作，再约个桃花开时的聚会是个不错的主意？

（稿件来源：奉化日报 作者：江幼红）



秋天到徐凫岩看枫叶

雪窦山心的禅音缭绕到千寻崖壁上，慧气薰染了山石草木，仙才卓荣，竞争灵秀，堆砌出一方乐土净地，仰承素练溅雪。这，就是徐凫岩。

谚云：千丈岩高虽高，徐凫岩上撞撞腰。从前上徐凫岩是要踩“登云梯”的，现在游徐凫都是坐车到岩顶，再从岩顶沿登云梯往下到山谷，这段路风景绝佳，但对体力也绝对是个挑战。

说到徐凫岩，就不能不联想到四个字：徐凫溅雪。眼前便是汹涌的水流从岩顶飞身而下水花四溅如雪的激烈和华美。春天里透过这水花的雪远眺桃花似红云，夏天里看那水汽蒸腾到山里，空蒙轻灵，都不是人间颜色。但在我的私心里，一直觉得上徐凫最好的时间是在冬天：一场冷空气后，悬崖的最高处，洁白有如白昼的烟花簇簇喷溅而出，那些轻薄的水花在坠落的过程中受冷空气的影响就真的冻成了雪，降落的速度转缓，转飘逸……岩下的水潭承接着雪花，便成了一片晶莹的琉璃世界，琉璃中冻着绿的草，琉璃上，风吹过红色的叶，分外妖娆。机缘巧合，还能冲击出一座雪火山，令人疑惑：这水和雪的瀑流到底是从岩下冲下来的，还是从这雪火山中往上喷发

而出的。我独不曾见识过徐凫岩的秋，也不曾听过关于徐凫的秋的描述，于是武断地认定，这里的秋色殊无可看。

去年的秋天，一位朋友告诉我：徐凫的枫叶红了，快来看吧。听到这个消息，心中疑惑：徐凫岩还有枫树？过去去过那么多次好像都没见着，不会是弄错了吧？惴惴地坐车前往，看一路的山色由浅至浓，望到徐凫岩的登云梯时，山林已经斑斓如画，等一进徐凫景区的大门，顿觉自己错得离谱：一进门就是一整排火红的枫树啊！人说秋山如妆，看着这一排枫，我要说秋山如醉。妆字太轻，怎么能比拟出那群山变色的气势？分明是醉么——鸿图霸业谈笑中，不胜人间一场醉。城里的节气总比城外来得晚些，更不用说跟海拔476米上的徐凫岩比。这时候，中正图书馆前的两株枫树尖尖刚开始绽出星星点点红艳，这里的已经酡颜胜血。

这排枫树大约有三十年的树龄，树干有玻璃杯口粗。差不多高矮、差不多模样的它们聚起的红的阵营，有种疯狂的热烈的气质，连阴霾的天气也被点拨得明亮起来。时不时从云层中撒下几缕清透的阳光，让它们红得更加张扬。红得仿佛要和阳光揉作一处，或者直接从枝头上滴下来成为一滴红色的颜料。

只是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颜料能红得这般生动？这是一场生命的绝唱，如同鸟儿用最尖的荆棘刺穿自己的胸膛发出的歌声，是以生命为代价祭出的绝美。它在阳光下、在阴霾中流转的生命流逝的印迹，是没有任何一种颜料能调制得出的惨烈。

这样的红，看似简单其实得来却并不容易。

并不是付出足够的耐心，在每一年等到这个季节跑到这个地点，就能够看到这样的景。在这个季节到来的时候，天气不能冷得太快，也不能冷得太慢，得慢慢的，一点点地冷下去，

还不能有连续的阴雨天，不能有特别大的风，得有阳光照着，才能细细地烘染出这样的红。

十分红处便成灰，即便一切都凑巧了，这场红的盛宴前后最多也不过能持续十天左右的时间。然后一树的红便按叶子成长的前后，或者体质的强弱，分批地被风一批批地吹落。这是最美的时候——一阵风过，树下便飘起一阵红雨，那些凋落的叶子随着惯性打了几个旋，就静静地躺在了灰白的卵石缝里。

两个不再尖锐的红与白，制造出悦目柔软的视觉效果。这样的景象，让人想起飞鸟与鱼的爱恋，只是结局却圆满：枝上的红叶与地上的卵石相恋，却隔着树干的距离，而一阵风，终于成就了这段爱恋。也许结局还可以设计成很多种：那片叶子最后来到的并不是最喜欢的那块石头的身边；叶子来到了最喜欢的石头身边却觉得失望又让风带走了……但我还是愿意喜欢那个圆满的版本，为这世间不常有的圆满。这世上美丽的一切都不是让人用来伤感的，尽管美丽的事物大都稍纵即逝。但因为需要缘分才能欣赏到，因为来不及厌倦就匆匆而去，故尔，更应该宠爱、享受这格外惊心动魄的美。

我去的时间是2010年的11月28日，红叶正好。第二天朋友告诉我，一场突然的寒潮的来临，那些叶子便凋零了。今年，天地会不会在徐凫再铺设一场红叶的盛宴？那些和红叶一起的开着白花的芦苇、跃动着闪亮的光影的金枫会不会也依旧？你，不准备去探一探么？

游玩贴士：自驾游客，到溪口旅游集散中心，在这里购买门票，然后驱车上山。非自驾游客可到集散中心，购买门票、交通票后，坐旅游观光专线上山。门票包含千丈岩、徐凫岩、三隐潭等景点，可参考蒋母墓道-御书亭-锦镜池-千丈岩瀑布-



妙高台-雪窦寺-将军楠-中旅社原址-三隐潭-徐凫岩-亭下湖景点的顺序游览一整天。

周边景点：三十六湾高山花园村商量岗

（稿件来源：奉化日报 作者：江幼红）



秋读柏坑

在这秋意渐浓的当下，正是时候出门走走，去拥抱无垠的金色，去捕捉惆怅而含蓄的秋意。

它也许藏在金灿灿的稻穗上，也许藏在火通通的柿子里，也许藏在绿油油的菜地间。而溪口的秋，就藏在坐拥千亩银杏林的——柏坑村。

柏坑村地处溪口西南，距溪口10多公里。处在两座山脉，即四明山脉和天台山脉中间的狭长地带中。一条公路从村子东面紧擦而过，与公路平行的另一面就是那条著名的剡溪。在溪口上游一段的剡溪亦叫剡源，以前柏坑就曾经属于剡源乡。剡源最著名的古迹是历代诗文中屡见不鲜的“剡源九曲”。从上游下来，到柏坑是第四曲。

清澈的剡溪水沿村口潺潺流过，而“柏坑”这个村名的由来与门前这条溪不无关系。清《四明谈助》提到这个地方时，写的村名是白坑。为什么现在叫柏坑了呢？《奉化地名志》说，这村在元代的时候就有了，据传村基原是沙石水坑，且多柏树，故名柏坑村。而元代陈沆著的《剡源九曲图记》里曾写道：“……白坑，其水旁注，坑石有穴，大如深者如井而洼，柏坑村村边的溪中之石因有如白的井洼而得名。”似乎是因为

村边的溪中之石有深浅不一的凹陷而得名。

从溪口方向过来，远眺一排循着山形列队似的树林，是伫立在柏坑村村口的一片古樟树群。近看每一棵都盘根错节、枝繁叶茂。其中有两棵长得稀奇古怪的老樟树特别引人注目，也最为有名。两树树干硕大无朋，需五六人合抱才能围住。它们根基相连，枝叶交替生长，共同形成一片浓郁的树荫，好像一对缠绵恩爱的夫妻。

这对古樟名叫“夫妻连体树”，树龄已有千年之久，是柏坑的镇村之宝，亦被村民视为坚贞爱情的象征。

在村北山坳里深藏着一座颇具规模的古寺，名曰净慈寺。清《四明谈助》描述到柏坑时，录有古人陈基的诗，云：“四曲洼然为白坑，岗峦逾秀水逾清。云深莲叶峰头寺，下界时闻钟磬声。”讲的就是净慈寺。

净慈寺史载始建于晚唐，之后屡毁屡建。流年偷换，如今看到的寺院重修于上世纪90年代。

虽然时间不长，但还是很有古风。寺内建筑黄墙黑瓦，朱红色的梁柱，以及木雕的窗户，徒增了一份古老与神秘。

金秋时分的柏坑村是最美、最浪漫的。头顶湛蓝的天空被擦拭得一尘不染，只有几片薄纱似的轻云，将一切渲染上寂寞的釉质。而一树树灿若金光的银杏，宛若一幅成熟、饱满、浓郁的油画。阳光透过茂盛的枝叶把金色的光芒洒向大地。枝叶的影子映在地上，形成许多明暗相间的光斑。

在柏坑的千亩银杏林里，最令人震撼的还是那片片黄叶的色彩。犹如精美的龙袍，或古寺中孤寂的僧衣，雍容华贵，澹泊沧桑。枝叶浓密地遮挡了碧空，就连空气都快托不住这么磅礴的气势。一阵秋风飒飒吹来，银杏树在秋风中抖落着一身金

装，轻盈地飞旋而下的落叶是秋风中最华丽的舞蹈。天地间忽然飘洒杏黄的雨，酣畅淋漓，原来，生命的凋落可以这般绚烂。

古老的银杏，安静的村落，苍翠的远山，如一幅静物，在午后的阳光中熠熠生辉。天上地下，一派温暖的金黄。高寿而快乐的老人聊着天晒着太阳，小孩子在谷场上嬉戏打闹，一两声犬吠声从里巷传出来……自然的一切是画是音乐是诗，也是柏坑村。

（稿件来源：奉化日报 作者：张钦皓）



到新建村看桃花去

花开和花落的交替让时间变得迅速起来。脑子里显现的画面依然是去年四月那些草长莺飞的日子，桃花开遍溪口镇新建村那片世界桃林。红色像是融化的颜料渲染在山坡上，雾气氤氲地扩散在每一个人的瞳孔里。短暂的花期后，最终溃烂在丰沛的雨水里，化成一地灿烂的红。

而一年后的今天，当一切都按照原样发生，阳光的角度，空气的味道，还有新建村的万亩桃花林，在春天一个仓促的照面里，已然匆匆卷上枝头。桃花首尾相连地覆盖了新建村所有的苍穹，又融入香馨与芬芳中向四月弥漫。倘若时光定格，并消失掉所有贪婪和欲望的声音，一如只留绵绵细雨声的三月，将所有蓄势待发的能量悄无声息地注入在桃花蕾上，就这么安静地停泊在枝头。

直到突然来了阵和煦的春风，仿佛于一夜之间，桃花开了，开得浓郁，开得泛美，开得一往情深。

春风如洪从桃林的每一处棱角里席卷而过。只剩下庞大的温柔，用粉红色淹没了这个被誉为“中国水蜜桃之乡”的新建村。贯穿着整片桃林的是一条长1500多米，宽2.5米的桃林观赏路，称“世界桃街”。这一路上，集中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碧

桃、垂枝桃、紫叶桃、人面桃、寿星桃等150多种桃树品种，品种之齐、档次之高为国内之最。桃街在桃林中逶迤，并有亭台楼阁、湖潭溪渠、茂林修竹点缀其中，如相悦亭、相思台、桃花潭、倾心湖等。这些亭台湖的取名，令人不禁联想起桃花与爱情的渊源。

独自看到世间的美景而无人分享，真是一种让人沮丧的遗憾，尤其是独赏象征爱情的桃花。所以，即便是孑然一身地来到新建村，也要拍下这里所有的美景，带给心爱的人看。让其看到——和煦明媚的阳光，柔风轻拂，溪水潺潺地清唱，这是世界上最自然、最悦耳的歌。雨雾散去，晨阳飞虹，清香飘逸的空气，灌满新建村的各个角落，仿佛脚步也在不经意间变得轻柔起来。信步徜徉在曲径通幽的桃街上，随处可见又伸手可及的就是那满树满树的桃花。她们酝酿出一种芳醇的变化，创造出一种蛊惑心脾的旖旎。

也许为弥补姗姗来迟的春天，朵朵桃花互相角逐，一朵胜似一朵地展示姿态的娇容。苞满的蓓蕾依然藏满与四月邂逅的期冀。来到新建村可以不带请柬，于静谧的桃林中漫步，任凭思绪络绎不绝地飘荡，用目光和镜头去捕捉桃花欲滴欲含而萌生的韵味。那一刻，竟感到如此逼真地徜徉在不加粉饰的童话王国里，内心骄傲得好像桃花一般，那么娇美动人。

没有人能抓住四月的衣襟，时间行如溪水一波一波而去。能做的唯有平声敛息地静望这大片舒展的桃花，一颗矫情的心欲出胸怀而释放。抵近粉嫩的花瓣，总要屏住呼吸，仿佛季节因人们的痴情而停止了节奏。心绪之外，仿佛万籁无声，一切鸟鸣、风音、草动一律飞向另一座星球，只剩下新建桃花花开的声音。

（稿件来源：奉化日报 作者：张钦皓）

斑竹看溪

每一次去溪口斑竹，总不免要去看一看那条自西向东的溪。有位同事说：“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只有你自己知道了。”

我第一次见到斑竹的溪，是1988年“7.30”大洪水之后的第二年，《宁波日报》副刊部组织作者写“年祭”。那时的她，千疮百孔，连边上的公路也坑坑洼洼，让人悟到洪水的凶猛。我沿着岸边一直向西走，捡到了一串“是共产党员的跟我上”这样豪气冲天的壮语，还有“青蛙跳上自鸣钟”、“黄龙出世拖毛竹”之类的稀奇古怪的故事。在溪转弯的一个大沙滩，我看见几十号人，有的在抬石，有的在砌堤，有的在担土，有的在打夯，谱写着一曲战天斗地、重建家园的壮歌。我被感染了，呆呆地坐在一块大岩石上，构思了小说《孝土叔和他的儿子》，留下永远的记忆。

看斑竹的溪看得有滋有味的那一次是冬季，我已经吃新闻饭，现在的副市长王海国在那里当乡党委书记。那时的斑竹溪，很瘦，几乎每一块石头都袒胸露肩。我穿着大衣，一步一步走在溪中那条弯弯的小石路上。前面的同事给我拍了一张黑白照，照片上的每一块石头都像涂满了银色月光，活生生将我

带入了梦境。我依稀听见溪在呓语，忽地又觉得溪像握着一把二胡，一边很投入地拉着《二泉映月》，一边缓缓地走向远方。有位斑竹人说，她的老家就在这条溪的上游，一个叫壶潭的地方；那年高考发榜，她就是沿着“7·30”后的溪爬出去，上城里看分数的；她的父亲喜欢坐在菜园子旁边拉二胡，最拿手的就是《二泉映月》，听众通常只有她的母亲和她的几个兄弟。我点燃一堆篝火看对岸，那座新落成的学校传来琅琅书声。书声里蕴含着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撞击着溪两岸的大山，也撞击着我的心。我祈祷，他们像溪一样，是能够走出大山去的；即使不能走出去，也会像溪一样滋润斑竹的土地，使斑竹更加葱郁。

又见斑竹的溪，是1998年早春。我从乡党委书记李俊荣的办公室出来，又去走那条溪中的弯弯小石路。她依然很瘦，很清纯。每一块石头长满了小小的螺蛳，其间有青苔在舞蹈，有几只雪白的北京鸭在觅食。岸两边的山坡上，有吃奶的羊羔在欢奔，有粉红的杏花在唤春。我坐在溪南岸的渠道边，一位老农过来跟我聊天。他说，斑竹脱贫已进入倒计时，左溪坑在生产矿泉水，还将开发成旅游景点。他家养有猪和羊，有一块竹山，有8分口粮田，抽空砍些柴梗卖，去年收入7000多元，比前年整整多了2000元……他的话就像斑竹溪，很长，很长，要不是那声轰轰烈烈的开山炮声，怕是收不住了。开山炮声来自茶坑，那里正在建造水电站。乡长张传仙传给我一串神话般数据：1998年，斑竹将有5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超过1600千瓦，年收入200万元……

进入新世纪，我又多次去过斑竹，看过斑竹的溪。虽然，这里撤了乡，并给溪口镇了，但每每看见斑竹的溪，见到石斑

鱼游动的身影，闻着溪边飘来的烤芋艿清香，及远道而来的漂流人发出的欢声笑语，我总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我的故乡，我的童年，及我过去的足迹、过去的朋友。

呵，斑竹的溪，我正在渐渐变老，而你却愈发年轻。

（稿件来源：奉化日报 作者：董先康）

走葛竹

“一望山多竹，能生夏日寒。”

111年前盛夏的溯源堂，老师姚宗元以竹为题命学生作诗，少年蒋介石面对丛丛翠竹想到它能遮蔽骄阳生出夏日的清凉，便应了此诗，同时该诗也是对葛竹环境的真实写照。

葛竹，离溪口20多公里，抗日战争期间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根据地。北依四明山，内含西晦溪，村舍缘山势而建，错落有序。远望葛竹村，刚好坐在四明山的怀抱中，形同交椅，所以有“金交椅”之称；村前峰峦并列，形如笔架，又有了“仙笔乡”雅号。

葛竹是王姓家族世代聚居之地。据《葛竹王氏宗谱》的记载，晋王四十二世王敬王己，因出镇唐代明州，从越（绍兴）迁居大堰，后裔五世孙王爽带饭包到葛溪贩簪。至午时，饭包仍然热，知此为热地，遂居于此。

奉化向来有“小来外婆家”之俗语，葛竹正是蒋介石母亲王采玉的出生地。蒋的外婆家坐落在村南，叫上三房，是个典型的多家共住的三合院。幼年的蒋介石常随母居住在这里，至今门额上还有民国时期编就的门牌“奉化县第三区仙笔乡葛竹第2号”。

1899年，13岁的蒋介石入王氏宗祠溯源堂学习《尚书》。“堂以源名，不忘祖也。夫，人有祖，犹水有源。不昧水所自出，能忘身所从来乎。故思祖之常常而见，必如水之源源。而来此溯源之所，由名也。越稽王氏系出晋，而余族发源晋王四十二世裔孙敬王己公也。公仕唐，为银青太傅太子少保上柱国，出镇明州，后隐奉化……”600余字的《溯源堂记》刻在8块白色花岗石板上，记载着葛竹的千年历史。

王氏宗祠由王采玉的祖父“晋王六十二世裔孙”王毓庆于1862年（同治元年）所建，是一座与江南民居相同规格的四合院硬山式建筑。头门三开间，至今尚未漆饰，檐廊有卷棚顶。进入仪门、头门合一的大门，屏后即是民国初期和上世纪90年代几次重修的戏台。戏台檐下3面都雕有精巧的垂吊花篮，顶部上凹的藻井八角复斗，彩绘“八仙”。由于多年未做戏，戏台左右三厢各二开间看楼烟熏灰积，几近危楼。戏台对面的祖堂，柱梁也未作雕饰，堂内没有匾额对联，没有桌椅板凳，也不漆饰雕刻。

祠堂东面不足10米处，就是由蒋先生筹资，建于1933年的溪口武岭学校葛竹分校。门楼上原有蒋先生题“武岭分校”，“文革”时被毁。校内一座二层教育楼，重檐歇山小青瓦顶，分七开间，其正间为讲台，次间实为楼梯间，其他为教室，廊柱上雕刻有狮子、牡丹等图案。教育楼后为食堂，操场前平屋7间，为教师办公和宿舍之用。

葛竹村中最显眼的建筑要算明德堂，世称“葛竹洋房”。其东北临村，西南缘山，远看如鹤立鸡群。宅主王震南系蒋母王采玉的堂侄，曾任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军法处处长。1918年，他跟随蒋去广州，1936年，王震南授陆军少将后回家修建此

房，后蒋先生到葛竹，均在此下榻，故设有“总统套房”、“美龄浴室”等。

王宅依山势而筑，拾级而上为牌楼式大门，门额由王震南自己题写，曰“山高水长”；二门题“居仁由义”，门旁竖王正谊题的“明德堂”石碑。正屋三间二弄，东西厢房二开间，二层重檐硬山顶，中有天井，厢房与正屋间有迴廊相连，双轩卷棚，龙骨饰顶。柱头牛腿上是蜀汉的五虎上将，雕刻着活龙活现的关公、张飞、赵云、马超、黄忠等人物形象，刀法细练，人物逼真。廊上檐下，雕刻着《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如“煮酒论英雄”、“千里走单骑”、“张飞独战长坂坡”、“诸葛亮设空城计”等，形成一部《三国演义》木雕连环画。门窗扇隔均有精致的浮雕，有“小桥流水”田园风光，有名士赋诗，有村野稼穡等，花纹图饰，流畅精美，既有唐诗妙句，又有宋词名言，诗画相配，相得益彰。樨卯贴饰都以吉祥富贵为图像，如“凤采牡丹”、“麒麟送子”、“玉堂富贵”、“松鼠葡萄”等。中堂墙上挂“乡国重望”四字，乃蒋公亲手所题，是对其舅舅王贤甲八十大寿赞美之词。其下有12块寿屏，上刻《王云梯先生(贤甲)八十寿序》，1930年邵力子撰文。厅壁和卧室内陈列着蒋先生和宅主在溪口、葛竹时的生活照片。

葛竹村另有中央头墙门和旗杆阊门等清时建筑，惜年久失修，均有不同程度破败。其附近山上还有仙洞石枰、古寺虬松、龟峰积雪等十处村景，金交椅山上20余株合抱粗的松树高耸入苍穹，山间有卵石铺就的崎岖小径通往嵊州。离村3里的金竹庵是蒋母王采玉带发修行之所。

“日出浑疑银泻地，烟消几讶玉成容。斗开梅蕊光添白，

明挂松钗翠点浓。”这是前人描绘葛竹的雪景。潺潺流过的清溪，满山飘摇的竹影，仿佛都是在诉说一个个历史传奇，总会让人对她心生敬仰、梦生依恋。

（来源：奉化日报 作者：应旗立）



别样的里村

在毛笋旺发的日子我来到了里村。

从奉化地图上看，里村是溪口镇最北的行政村，其他村的溪水都注入剡江，唯有里村的溪水注入鄞江。她也是我心仪已久，未曾涉足的少数村落之一。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屋，这里的人，都令我格外新奇、格外难忘。

我们的车子是从鄞州地界的张家垫抄近路经山下村、雪岙村到达里村的。车过雪岙后一路爬坡，开始尚觉平缓，两边山峰对峙，中夹一条溪流，淙淙有声。溪边高大的枫杨正吐着鹅黄的嫩叶，时有杜鹃和画眉在林中啼叫飞翔，山花烂漫，春光浓烈。过不久沥清路面越来越陡，车子在山腰的竹海中几经盘旋，当绕过一个数华里长的弯道，爬到高达500米的山坳处，豁然开朗，前有民房在树丛中隐现，里村终于到了。

下得车来感觉周身冷嗖嗖的，早在村委会办公室等候的村支书担心我们的衣着过于单薄，赶紧给每人泡上一杯浓浓的香茗，一杯下肚浑身暖和了许多。村委会办公室由校舍改建，三层楼房甚为宽敞，我身在屋内，眼睛却贪婪地四处眺望。这是个三面环山，一面开口的村落，村子的北、西、南全是竹树茂密的山峰，只有东面开口有公路与外界通达，村子坐落在一块

小盆地上，形势十分隐蔽。支书一边陪我们到村子各处采风，一边介绍情况，使我们对村况有个基本的了解。

里村现有287户，近900人口，有山林8000多亩，村民以吴、缪、傅三大姓为主。从明朝嘉靖年间最早定居的缪姓至今已有500余年，村民的宗族观念浓厚，还保留某些古老的风俗，村中有现存的4个堂前，年代虽久，却画梁雕栋，用朱漆髹得光鲜亮丽，供本姓村民办丧事之用。如果有人客死村外，其遗体还不准进村落殓，这是较少见的陈规旧俗了。

村中的行慈庙和村口的关帝庙可算是古迹了。行慈庙占地颇广，大殿两旁塑有神像，栋柱粗大，戏台高耸，是村民节庆时观戏的场所。关帝庙供奉的是忠勇的关云长，这是村民一种朴素感情的表达。

村中央空旷处是个小广场，周围有数家商店，一辆进村销售蔬菜、食品的卡车停在一旁，车主吆喝着，吸引村民来前购买。陆续有村民挑着刚掘的毛笋到广场出售给收笋的贩子，而笋贩忙不迭地将收购的鲜笋分等论质装入塑料袋中。村民们操着地道的鄞州口音，在我这个口音石骨铁硬的海沿头人听来觉得格外柔软动听。毛笋和毛竹是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近期是一年中最快的掘笋季节。我几乎踏遍了全村巷弄，村民很好客，见我是外地人，总是热情招呼我到他们家吃饭，“下饭旴搞，笋羹总是有得吃的”，一股暖流涌入心间。

对村民来说，在生产、生活上对鄞州的依存性比奉化更强。自上世纪70年代雪岙到里村通公路后，村民出山多往鄞州、宁波，极少来溪口或奉化。正议论间鄞江至里村的公交车开进村来，这是经过村干部多次奔波，在奉化、鄞州两地领导和交通部门协调下开通的特殊班次的公交车，从里村到鄞江桥

只需花2元钱，做张卡能享受6折优惠，而70岁以上的村民可以免费乘坐。

交通便捷后里村的自然资源优势也显露出来，这里夏季凉爽，空气清新，水质优良，成了深受车辆噪音喧嚣之苦的城市居民难觅的世外桃源，他们纷纷前来置房度假，据说每间旧屋的价格已从前几年的数千元飙升至目前的数万元了。

村中有条流量丰沛的小溪，溪上建有木、石及砼结构的多座小桥，其中有段长近百米的村中主要路面是由近30座拱桥砌成的，下面过水，上面行车行人，那桥洞还是村民夏季纳凉的好去处，这也是其他村落没有的独特景致。中午我们在支书家用膳，热情的主妇端出满桌的乡土特色菜，有烤小笋、烤洋芋茼、鲜嫩的毛笋羹，还有难得品尝的腌制芋茼秆段，俗称“芋茼糍”。我喝着主人自制的米烧酒，呷一口便觉异香扑鼻，醇厚爽口，回味绵长。

在公路尚未通达的年代，村南高耸的磨石岭是与溪口沟通的唯一出入口，为了体验村民当年出入的艰辛，午饭后我独自一人选择登磨石岭经溪口回奉化的路程。告别同行和村民往磨石岭方向攀登。有热心的缪姓村民陪送了我一程，还特地将手机号码留给我，叮嘱我再次光临。我踏着陈旧而破残的卵石路面，奋力疾行，约莫20多分钟终于登上岭顶，依稀看得见南面溪口附近的楼宇，回首北望里村已淹没在竹海和树荫之中，只有几缕轻烟从村落的上空飘起。那里有我难以淡忘的记忆，有我值得时时回味的山村之行的足迹。

（稿件来源：奉化日报 作者：林崇成）



千年古村——石门

石门村，地处剡溪东支源头的大雷山西南麓，距溪口镇约20公里。据石门“毛氏宗谱”记载，后唐(923-935年)进士毛仁锵从江山石门清漾赴明州(现宁波)上任，随带其三子旭字季初。任职期间，他为寻找剡溪源头，来到大雷山脚。见此处翠竹丛生，土地肥沃，宜开垦种植，遂令其三子定居于此。为念祖根石门清漾，便将此处取名为“石门”。按此推算，石门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乘车沿班石线(班溪到石门)，经许江岸、岩头、杨墅，10几分钟的行程即到石门。先入眼帘的是一座横跨公路的一座新建门楼。门楼高10余米，下部为钢筋立柱，上部为木质结构，屋脊双龙对峙，飞檐翘角，可沿阶梯登楼瞭望。立柱上有书法家盛长荣书写的“江山衍脉三千里，宗室开基八百年”楹联，以示石门江山衍脉，后世昌盛之意。

石门，整个村子建在山峡之中，群山环抱，山清水秀。一幢幢农家木楼依山傍水，错落有序。村中一条小溪，流水淙淙，长年不绝。一进村子，就有一种古朴、静谧、安祥的感觉。真是“绿树村边合，青山廓外斜”的世外桃源。

村里有毛氏宗祠3所：“世义堂”、“佑启堂”和“毓秀

堂”，都始建于明末清初。马头粉墙，龙凤浮雕保存完好。梁上书画，虽有斑驳但清晰可见。村子里有“上下依家园”、“上下东园”“上下高园”和“大夫第”，合称“六园一夫”。

“依家园”和“上新屋”是明末清初留下的四合院。“上新屋”内还保存着一对重160斤和180斤的柱石。相传是先人“载阳公”的练功石。

“依家园大阊门”，上有“文元”匾额，是乾隆丁卯(1747年)进士毛顺天的居所。院内门窗，围屏雕刻精细，富有艺术价值。

“登科阊门”的主人是清道光十年(1830年)举人。现还挂着“登科”匾额。“黄道阊门”是石门二十九世公毛荣(字鹏雷)的旧居。同治八年(1869年)因帮办军务有功，曾钦赏五品蓝翎顶戴。

“大夫第”是个门楼，上面曾悬挂钦赐“大夫第”三字的匾额。石门十四世先祖毛澄，是明正德年间的状元，后官拜礼部尚书。今虽难觅匾额，但门楼犹存。

走出村子，便是3条大岭。依次为周家岭、蛟湖岭和银坑岭。翻3条大岭，分别可达棠云，方夹岙和小万竹。山腰间，峡谷中，长龙头、王家山、松岙山、金竹地、竹坪、庙湾下、新龙坑、水塘弯、五石田、戴家、丰岭、田湾、石岭、大坑、燕窝岗、高坑、外岙龙头、盘公坑、龙王头前、馒头山、赵龙湾、破畚箕等30多个自然村隐约可见。它们犹如孔雀尾羽上的花斑，点缀在石门村的周围。

石门，有竹山6000多亩，是毛竹之乡，有名的大毛竹产地，全国毛竹生产先进红旗单位。1957年曾把一支高24米，眉

围54厘米的大毛竹运往全国农业展览会展出。当时，刘少奇主席曾陪同苏联的伏罗希洛夫参观了这一展览。事后，伏罗希洛夫委派林业专家巴姆洛夫专程到石门考察。上海电影制片厂去石门拍摄了“石门毛竹”的科教片和砍竹脑的惊险镜头。

2005年秋，2006年春，宁波电视台去石门拍摄了“竹海飞人”。播放后，浙江电视台、东方电视台、湖南电视台、日本电视台的记者接踵而至，采访和拍摄“竹海飞人”。

石门，优美而宁静，是一处可供踏青、避暑、登高、休闲的净地。

（稿件来源：奉化日报 作者：毛裕尧 高大庆）

故土風情



溪口的古树名木

有树的地方，就构成风景；没树的地方也能构成风景，但那是无树的风景。溪口镇地处四明山脉南翼、天台山脉北缘，山峦起伏，平畴相错，林壑深处和溪边村头多古树名木。根据《宁波古树名木》载述，宁波境内，若以一个镇辖地统计，溪口镇古树名木之古、之杂、之多，可谓独一无二。

“宁波十大古树名木”，溪口就占其三。其一是高居第二的“将军楠”，其二是位居第四的“夫妻银杏”，其三是名列第十的“状元古樟”。

雪窦寺大雄宝殿与藏经楼之间，挺立着两棵浙江楠木。它们枝繁叶茂、生机盎然，为当年张学良将军亲手所植，人称它们“将军楠”。“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幽禁于雪窦寺西侧坡地上的中旅社雪窦山招待所。闲来无事，他时常造访雪窦寺。1937年春头，寺院又新法师欲植四棵楠木于藏经楼前，适逢张将军入寺游览。张将军见状来了兴致，协同又新法师栽下了四棵楠木。西侧两棵被1956年特大台风毁于一旦，东边两棵却顽强地存活下来。“也知不是无情物，翠色而今作意浓。”每当人们看到“将军楠”，张学良将军气宇轩昂、大义凛然的神态，仿佛就在眼前。

雪窦寺内两棵“夫妻银杏”，一雌一雄，相依相偎，号称“汉白果”，树高约25米，胸围约5米，平均冠幅达18米，为雪窦寺一大奇观。入春，古银杏翠浪起伏，望之令人心空朗朗；秋深，满树黄叶，见之绚烂无比，堪称四明雪窦秋天的一个标识！1956年，一代文豪郭沫若游览雪窦寺，听了僧人介绍，郭老慨叹“汉代大树，诚不虚也！”2200年树龄，只不过是文豪一时兴起的附会。

当代林业工作者测定这两棵古银杏树龄为1000年，倒是较为准确。因为雪窦寺前身为建于山顶的“瀑布观音院”，唐会昌元年，即公元841年，才移建山心今址。许多专家都认为，这两棵银杏当为这个时期的僧人所植。如此看来，这两棵“夫妻银杏”，饱阅千年以降雪窦寺五毁五建之沧桑，可谓一部活着的雪窦寺历史，仿佛雪窦山两位久经修炼的高士。

四明大地最常见的是樟树，连村接野，无处不植，它被推崇为宁波市树。然而，树龄真正达到千年高寿的古樟仅十多棵。位于溪口镇状元岙的“状元古樟”，树龄高达1200年，胸围10.4米，冠幅33.5米，覆地1000多平方米，实乃独木成林。它是四明大地现存的最古老樟树之一。“状元古樟”曾遭风暴袭击而开裂，久之竟成方形大洞，洞高4.3米，直径2.2米，被当地乡民称为“忽开大树”。林业部门命名这棵古樟为“状元古樟”可谓一语双关：既指它的所在地名，又喻它为樟之状元。每一次面对这棵“状元古樟”，我总会对古树生命力作种种遐想。它们为什么能躲过千年风霜？纵然生命力量是它们自身具有，但我老觉得冥冥之中应该还另藏玄机。

“宁波十大古树群”，其中就有溪口壶潭村古树群。这片蓊郁成林于村旁山坡的古树群，多达74株。壶潭古树群，树种

有枫香、榧树、榉树、梓树、金钱松、黄菊树等多种。我所见过的许多古树群，往往类聚一处，同种繁衍，但壶潭古树群却呈“各民族大团结”和乐气氛，形成物“不”类聚的古树群落。其实，溪口还有两处古树群值得一书。它们是武岭门内香樟古树群、妙高台上枫香古树群。数以百万计的中外游客，流连此间，它们是宁波大地“上镜头”、“受注目礼”最多的两处古树群。

除却以“综合实力”考量的“宁波十大古树名木”、“宁波十大古树群”，还有一种比试形成就是同种古树选拔赛——“宁波古树之最”。溪口的古树名木此项进账也是多多，有的独占鳌头，有的“披银摘铜”。

遗存于溪口镇直岙村的那棵古枫杨，树高16米，胸围7.2米，树龄约500年。历史上，这棵枫杨被过于热情的野藤缠绕，让它苦不堪言。近些年除藤救治，又见繁盛。它是宁波市最老最大的枫杨。直岙的那棵古柳杉，历经老死还童，补修后重显精神，树高20米，胸围4.1米，树龄500年，无疑是宁波最古老的柳杉之一。

鲜活于溪口镇董一村的那棵黄连木，树高12米，胸围5米，树龄600年，它是宁波市现存的最古老黄连木之一。

耸立于溪口镇蒋母墓道牌坊内的那棵马尾松，一柱擎天，伟岸挺拔，树高25米，胸围3.1米，树龄300年，它是宁波大地马尾松之寿者，25米“身高”更是无树匹敌。古人云“直木先伐”，我言“高木先摧”。超常的身高也给这棵马尾松带来祸患，管理景区林木的同事们告诉我，它太可怜了，多次遭受雷击，已伤痕累累。

溪口西部山区历史上盛产山珍榧子，晦溪村三四百年古榧



树多达7棵，是宁波最出名的“榧树林”。栗树分为板栗、茅栗、锥栗。出落于溪口镇徐凫岩的那棵古锥栗，树高12米，胸围3米，树龄200年，可谓宁波的“锥栗王”。

缠绵于溪口镇武岭中学内的那棵凌霄，树高7米，胸围0.75米，树顶细藤密布，丝丝络络，如网若伞，冠幅近10米，树龄已有百年。它是民国武岭学校创建之初，移入校园栽种的。这棵藤木，见证了武岭中学的八十年盛衰变迁。

.....

每当我在雪窦上下、剡溪两岸遇见这些古树名木，都会在他们身上多留神一会，都会想起“生命”这个词汇。生命的积蓄其实很艰难，可生命的消逝又多么容易。这些充满风尘况味的树们，以坚忍不拔的生命力量，谱写出数百上千年的生命赞歌，多么令人叹服！我知道，它们身上的每一个痂结都是一双双沧桑之眼，都曾与我们好多辈的先人交流过，也将目送我们中的许多人在大地上消逝，它们是大山原野真正的主人！

（稿件来源：奉化日报 作者：裘国松）



循迹剡溪古河道

我在翻阅古籍时，偶然见到有剡溪古河道的记载。随着时光的流逝，剡溪的古河道已不复存在。看着眼前溪口的千变万化，心中有说不尽的感慨。剡溪是溪口的母亲河，它流啊流，流着岁月的记忆，流着溪口人的追求。

剡溪有三支强大的支流，一支发源在奉新交界的剡界岭，长25.5公里，俗称剡源；一支发源在壶潭，长38公里，俗称西晦溪；另一支发源于大雷山和双峰洞，长16公里，为班溪，又称岩头江，至康岭汇入剡源。它们由涧水汇集，浩浩荡荡自西而来，东突西突，流过万壑，汇于公棠。公棠以下即称为剡溪，经沙堤、溪口、畸山至萧王庙汇入剡江，长38公里。古时，沙堤经溪口至畸山段的剡溪河道，被称为锦溪。

锦溪是一条美丽的河道。1949年春节，由蒋经国造句并书的蒋氏丰镐房大殿的楹联即为“锦溪长流蓝作带，武山当选翠为屏。”剡溪（锦溪段）古河道有南北两条。北古河道，为剡溪水受上岙山脚周坑溪南来洪水冲撞，折北冲入鲛鱼山脚，形成张老坞潭，过溪口后畈的上湖、董家湖、外湖、龙居潭，冲入下沈畈。流径王婆桥的破秋河，过任宋杨家，形成瓦窑潭、张家湖潭。进入畸山土桥的吕漕河、仇家大河，与状元溪汇合

后，经大张河、后葛河，转入钟家大河，在萧王庙汇入剡江；南古河道，为剡溪在黄浦桥村西，受茗山堰北来洪水冲撞，折南冲入过水渡下。沿途形成鸡笼潭、鬼叫崖湖、满口河、虞家大河、烂田孙河、清水孔潭，撞向湖山西山脚，转南入洛阳桥棚，过崎山南岸，在萧王庙前葛村汇合棠云溪水，流入剡江。

岁月悠悠，沧桑巨变。而今剡溪的北古河道上，在上岙山脚已建造了座日供水2.5万吨的自来水厂，鲶鱼山脚为别墅群。溪口后畈，那里，是一片生机盎然的居民住宅区。建有新一街、武岭小学、奉化市第二医院、中山小区、盛世桃源。在后畈东南角，建造了一个占地20亩的银凤广场，广场中心有一水池，正是由当年的龙居潭改造而成。过王婆桥的破秋河至后葛村，已成欣欣向荣的溪口工业园区，那里驻有186家企业，拥有气动元件、液压液力、美容美发、纺织服装、罐头、冷冻水产、节能照明、电线电缆、电机等产业群体。在剡溪南古河道上，剡溪北岸是现代建筑紫汀花园，南岸是剡溪中学，跨溪有座弥勒大桥，开通了弥勒大道。由此，溪口至奉城的旅程中由1小时缩短为20分钟。

剡溪的古河道已经消失了，留在人们心中的只有难忘的记忆。1965年大旱，人们在剡溪的北古河道的仇家大河里，发现了一株沉在河底的古木，竟完好无损，被人们称之为“沉阴木”。今日剡溪两岸由巨石驳砌，北岸为美丽的步行街，南岸为旅游观光大道。如果，以东首的文昌阁为龙头，武岭苑为龙尾，恰似一条昂首欲飞的巨龙。

剡源古河道，这一埋在地下稀为人知的旅游资源，何尝不是溪口古镇留给游客的一碟佳肴。

（来源：奉化日报 作者：王开甲）

剡源，在一江碧水中想起

从岩头出发，缘溪步行，至三石岭下，越岩溪，穿竹林，登长锡岙。我的目光在一片竹林和梅树丛中流连、搜寻，最终在一座斑驳的古墓上定格。古墓横向的墓碑上题刻着“戴剡源先生之墓”七个大字，上款为“至大辛亥三月丁酉日”。历经七个世纪的风雨剥蚀，字迹还依稀可辨。墓地北依剡源，南向岩溪，带有些以水为坟，以山为墓的意味，犹似一尊时光铸就的铜像，呈现出一派主人亲近山水的安详与天然。我的祭奠穿过历史的灵棚，看见大气的手指抚摸着长眠者的眼睑。700年，多少个日夜，夕阳晨辉，竹梅为友；700年，多少个日夜，朝霞暮霭，星月放歌。此刻，时光仿佛凝滞在了这里，静止了一般，是谁经了漫长的等待，从遥远的元代抵达当下，点醒一场旷世的文缘？

从剡源回来，许多个夜深人静的夜晚，是我的思想飞翔得最为遥远的时刻。我认识到，剡源是开启夫子心灵之门的密码，品悟其胸怀烟雨江南的意境。历史沉默无语，而他又与我相隔遥远。于是，我只好坐在灯下，凝视着案头的一张张书页，摩挲着文字的肌理，沿着记忆虚设的路途，探寻元代文章大家戴表元在剡源走过的一段心路。

夫子的《剡源集》是我读到的一本站在和剡源平等地位的文字，他深刻地感悟了剡源的秀美和纯洁——剡源的心，本也是一粒尘埃，只不过衣了清澈的素裳——夫子与剡源达到了心有灵犀的默契。身处宋末元初，遭逢烽火乱世，夫子的生命里翻卷的爱与愁，心海里涌漫的喜与哀，皆令我动容。元代，那个短暂的元代，铁蹄声声的元代，脱离了中国主流文化规范的元代。身为宋朝进士，一介文人，面对故国沦亡，异族残酷统治，徒有爱国心却无力抗争，这无疑在其精神上烙下了伤至肺腑的哀痛。南宋之亡，使夫子强烈地意识到，他们这代人如孩子失去了依傍的“父亲”，取而代之的，是低人一等的孤儿的落魄感，还夹杂着无根无主的漂泊感。于夫子，一个少小离家的孩子，家国之愁像森林一样包围着他。寻寻觅觅之后，夫子加快了回家的步伐，他忆起自己目睹宋亡的惨烈情景，他丢失了他的父亲。1306年春天，在外旅居了大半辈子的他主动结束漂泊生涯，定居剡源榆林。那是一个有百来户人家的古村，泥巴和茅草盖的房屋排列在一条溪边，蒸腾的水汽令河岸树木扭曲，清澈的溪水急急地流过，安卧在溪床上的那些光滑、洁白的卵石，宛若史前动物留下的巨蛋。

青山随云走，大地沿河流。在教书写诗之余，夫子着一袭素黄布衣，愿意一直沿着剡源走下去，悠悠漫步。溪流泻碧玉，蜿蜒出山麓。山溪雾蒙蒙，玉音响山谷。剡源之声属于那种音量不大，穿透力却特别强的类型。娇脆、清晰，像是在一面镜子上挥撒着一把把宝刀，丁丁当当，晶莹悦目，闪烁交荟，真正的应接不暇。尤其是那些漫长而晴朗的黄昏，山野晚景清晰明亮，森林在两岸南北浩荡。他走了一段路，走到五拱桥边歇了歇，回头看见自己的家在溪边更美地等待着他。多少

个这样美好漫长的黄昏在剡源边展开。夫子徜徉在剡源的怀抱里，心头满溢着幸福的安谧。这时，他就醉成了一江剡源。诗就在这样的时刻，从他心里涌出来。起初是悠远的，若有若无，后来逐渐清晰。几乎每一次，等他静坐到水边，诗就会在他的心里涌起，仿佛他们有着前世的约定。诗文在心中翻腾，灵感在叩击声带，渴求在撕扯着嗓音！就在这自然之声的抚慰里，夫子遇见了他的剡源，剡源也遇见了夫子。一江蓝盈盈的诗，它的到来，是心和神的奇妙邂逅。剡源的白天黑夜，日月晨昏都在他内心的宇宙中。他可以在暗夜里看到朱红的落日，他可以在清晨望见星星，他也会在阳光明亮的时刻望见居于幽暗中的神灵。夫子在剡源遇见了清灵的水神，也望见了生命的向上的路径。他觉得自己衰老的身体慢慢地被自然的柔情填满，他又成了一个血肉丰满的人了，有尊严，有梦想，有渴望。夫子遂在一江剡源里保持了自己的轻逸和安然，保持了作为人的尊严和神性。天地之灵，山水为尊。剡源，这块天地如此新奇，许多东西仿佛尚未命名，一切皆处于原始状态，如遍布神迹的新大陆。夫子感到，剡源的神奇常常超越他的智慧，甚至比奇迹和文字走得更远。

剡源的河道并不宽阔，却水平如镜，即使盛夏的暴雨时节也不呈现出波涛汹涌的气象来，只不过袅袅的水雾，不绝如缕地从河面向两岸的林带蔓延。这些水娇嫩滋润，似有分量，有生命。它们在流淌的时候似乎还在生长，捧一掬在手中，仍感觉到生命在指间流动，空灵之气四下弥散。夫子愿意日日夜夜在剡源里游荡——蓝色天空的深邃，夕阳余晖的柔情，茂密苍翠的水草，山丘上的茅草屋，山乡醇厚拙朴的民土风情更使他心旷神怡。田边陌头，小巷石径，乡人一声声唤其“江南夫

子”。夫子颌首微笑，作揖还礼。在榆林，你看哪一位执书写字的老先生，在突然抬头的一瞬，眼里迸射出雪亮的鱼鳞般的光芒的，便是夫子戴表元。剡源是夫子的疗伤之地，亦是夫子的悟道之地。夫子在剡源之畔，躬耕田园，学种桑麻，建质野堂、充安阁，与王应麟、舒岳祥与赵孟兆页一帮好友泛舟剡源，远眺云水，饮酒对诗，纵论时事，好不快哉！夫子独造一个人的剡源，一个人的民间，以求得人格的独立，精神的自由。他与剡源的整个结构仿佛在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自成一统。

公元1301年3月，山野苏醒的气息像解冻的河流般蓬勃地流转在剡源的土地上。春宴如花，水灵江南。夫子端坐溪石之上，聆听春风将剡源之歌唱响。这正是夫子所向往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那些得道的高人，哪一个不是坐着，坐着，就让灵魂摆脱了沉重肉身，翩然飞去？夫子上路了，沿着落日中的剡源，落日掉进剡源对岸的莽莽丛林中了，他的双耳边是阵阵呼呼而过的山风。这是多么安详多么动人的一瞬！肉体消融了，只留下灵魂栖在剡源永恒的大气中。

作为一个现代人，我的身心里已很少留有自然人的浪漫气质。对元代文章大家戴表元的晚年心路的探寻，使我的内心受了震动。剡源，给予我的感动其实又深又广。感动，这一种情感已经离开我很久。今夜，我的心里充满了古典式的激情，眼泪不知什么时候流了下来，流在脸颊上。我毫不为这难为情，我知道这世界无论变到哪里去，人心总是古典的。我惊喜地发现，“母亲”是夫子给予剡源这条溪河最崇高、最血脉相连的称呼。这是他对人世最后的愿望，亦是他遵从自然大化、回归生命源头的心愿。夫子晚年自号“剡源”，并将“剡源”两字

刻入墓碑，把一生心血凝成的文字汇集成册，取名《剡源集》。剡源，剡源已源源不竭地流淌在了其血脉的沟坎里，也流淌在了其灵魂的幽壑里，血肉相连，心神交汇。至此，我终于了悟剡源对于夫子人生的真义——因为他的生命已经转换成一山春色，已经转换成一江剡源，已经转换成另一种更强大的生命形式。涓涓细流，潺潺碧水，化作剡江，汇入大海，滔滔不绝，绵绵无穷。

（稿件来源：奉化日报 作者：陈旭波）

三隐潭·树

很多人到溪口三隐潭，是去看潭，看水的。

好像这也是正解。光从名而言，三隐潭，潭是主体。至于三隐，那是一个好定语。像是一个很有内涵的表情，把个潭烘托得神秘秘的，让人听了名就有前去探访一下的念头。自然，现在人们只要查百度，就能知道三隐潭其实由三个隐在深山幽谷的潭组成。地方的旅游小册子也有介绍，云：三隐潭位于雪窦寺西北五里许。涧水从东岙村流入崖口，折为一瀑；再落山腰，直至山足，形成三级瀑布，全长1600多米，从高到低，分别叫做：上隐潭、中隐潭、下隐潭。上隐潭以幽险见长；中隐潭以清秀取胜；下隐潭以奇秀称绝。

资讯时代，信息随处可得。但那是对一个相对成熟的景点而言。当初，大概是三隐潭刚被开发的时候，我听着这名字，首先想到的是，这个隐了三隐的潭到底怎么个隐法。若三是虚指，倒不稀奇，只是说明隐秘罢了，也就是所谓的人迹罕至之地，这样的地方多了去。尤其如今，人们汇聚中心，山野多荒芜。如若三是实指，倒让人颇费思量。这三隐，是时间的隐还是空间的隐？三隐之间的关联是什么？中间的过渡是什么？各自的特征又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冒上脑

海，纠结地存在，搞得你不到现场去看看，好像也不行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虚的东西好说，天南地北地大话都可以考虑。实的东西哪怕少到几点，也要斟酌地说，这是件精致活，否则随时受不了。

某人的胡思乱想，其实挺害人，却还是被当作宝贝。或者说，自我心理暗示需要。而至于三隐潭，这些朋友眼中女子一样的水潭，因为不及胡思乱想的高度，被我忽略，那是无论如何也说过去了，心中便刷刷地长出小内疚，比刷卡的速度稍慢点，但也记数着我的头发。你总不能简单地把这个当作一次纯粹的有氧运动，那还不如在操场上转圈圈，还能时不时从身边经过的人中听到一些街坊巷间的八卦，比如最近某某企业主又跑路了，怎么走的，卷走了多少，欠N多人N多债，还发短信云：有机会用下半身报答（这不是冷笑话吗？错别字害死人啊）。民间的故事始终比官方的新闻生动有趣。而在这里，你突然觉得听不到其他声音，除了若有若无的风声，自己的脚步声，当然还有心跳声。很多心跳声。如果你做个有心人。

这当然很多是题外话。但凡事皆联系。谁说没一丁点儿联系？人们说，某人，你就扯吧，看你在那儿唾沫横飞，能淹死几只蚂蚁？这个话有点狠。我去淹死蚂蚁干什么？好歹我第一次去三隐潭的时候，看见了一队威风凛凛的蚂蚁，我像个孩子似地蹲在那里，看它们在那里忙进忙出。太阳静静地隐匿在绿叶中。如果没有风声，我或许听到了它们的呼喊声。那是十六七年之前吧。那队蚂蚁好像一群象征符，开始在我的脑海里构建我对于三隐潭的印象时空。这个印象时空不会比老谋子的印象系列差。更重要的，这是一群面熟而又陌生的蚂蚁，至今，我还没有在其他地方看到过它们的至亲。甚至于之后的三隐潭，

我多次经过那里的时候仔细搜索，均未见它们的身影。我有时想，它们是不是在那一天就在做一次远足的准备，到火星或者我们某个未知的地方寻找幸福生活。

自然我不是蚂蚁研究专家，我的描写更多出自于我少有的感性。我总体来说是一个理性的人。我知道由于人类的活动，很多东西都在不断地加速湮灭。包括动植物。包括我的记忆和想象。也包括文明。我们无法挽回。当我们以人类为中心对世界作出思考，大自然站在边上或许会怡然自得地加以欣赏，但更多是包容的吧。无论如何，它就在那里，就在那里。或许在它眼里，人类的每一步都是可以遗忘的。我说可以，不说值得，是一种态度。

因此周四当一位老先生在电话里对我说，你们周五去三隐潭，有机会的话可以找找一块石头，上面有袁桷的字。据老先生介绍，元初，袁桷曾与赵孟頫、戴表元等人同游三隐潭，曾在潭边巨石上刻字题词。考虑到一、这是袁氏家谱里有详细的记载；二、无论从现存的史料还是他们各自的作品显示，这几位喜好题词写字，而且有一段不短的时间游历奉化的山山水水。因此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只是这石，大概是难找的了。或许今天，那石若停留在我的面前，我大抵已无法辨出它的模样。这么多年，谁知道岁月在它的脸上留下了什么，或者，它压根儿已成别的什么。

或许这是真正的回归自然吧。你拥有，你将一无所有，你一无所有，你将获得什么。在自然场中，这一转换的过程不止是物质的增减，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生生不息，绵延向前，直至永远。三隐潭边那些成片的充满裂缝易碎的石头，还有水床中那些硕大平坦的巨石，和渐显温润的滚石，是很会给

人这种想法的。我于是寻觅，从那些石头大片裸露的部分，像分辨过往的每一张温情的面孔，仔细地寻找一种文明的枝梢末节，一个轮回的记忆碎片。这多少有些荒谬。星期五的太阳在云间流连，一会儿露脸，一会儿又躲在云后，好像要告诉我什么，但又觉得有什么不妥似的。我开始理解这种行为的孤独，像是一种艺术，这注定是一场没有结果的觅访。难道要让我始终保持这种姿态，虚伪而落寞，以期对他人的嘱托有所交待？不觉哑然失笑。

然后我看到了树。那些遍布在水边的细高的树！像是生命中的某种密码，给我顿悟般的警醒。

又细又高，我找不出更好的词来形容这些树。尽管它们是不同名的树，我大学课堂里学到的知识还能帮助我吃力地分清它们。属于不同的科目不同的品种，但现在它们却千遍一律地长了起来，差不多高，又差不多细的枝干，通常都不直，也可以说扭曲得厉害。那些无处不在的藤蔓纠缠着它们，像一张网，无形的或者有形的。不过换个角度，或许是它们依靠着这些藤蔓的拉扯维持着直立的身体和彼此的距离。而几乎在它们底下，见不着一棵较为矮小的树，更无须说是那种又矮又胖的树了。即使在它们的干上，中间也鲜见小枝，只有头上不算大的一簇。地上积了枯枝败叶，也是这儿一堆，那儿一堆，稀稀拉拉的，没能盖住裸露的岩石。只是少见草，偶尔一支花，便让人以为是阳光打在地上。这是怎样的一种生态？一片连着一片。是因为身处谷底，多时云雾缭绕，为求得可怜的阳光大家都踮着脚尖拼命地往上挤往上长忘了积累少了记忆，还是无奈于土层不厚积淀不深流失严重无法得到充足的养分持续供给，结果只能以无比脆弱的方式顽强地坚守着自己小得可怜的一方

天地。这是在明白无误地告诉我吗：这里是人间，人与人之间的哲学在这里才华横溢地流淌。

很多时候，我希望做个麦田守望者，或者说社会的忠实守望者。我希望每一种生物能以它的本来快乐无忧地生长，每一个人都能真正听从内心的声音做一个自己。此刻的所见让我有些气馁，也有些惊讶。自从那次不断成为我饭后谈资的西藏自驾游之后，我更相信旅游是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及历史沟通交流过程的这样一种观点。我很怕听到导游说这一个山头像什么什么这样的说辞。成年人有成年人的童话故事，这是必须的。很多时候我总是避开导游的声音，用自己的心去感悟另一种存在，这往往是一个甜蜜的过程，好像与梦中的女子坐在四面透风的房子里轻声细语。但此次是如此的不同。有种淡淡的苦味。多年来，我见惯了周围这样的人，他们从底层努力，渐次突破阶层的束缚，脆弱而高傲地活着。他们没有信仰，沉迷于物欲，惟一要做的事就是挤破脑袋，出人投地，最终在一张无形的网中，不能自己，失去自己。我想几十年前那位孤独的旅者走在这里时是否也有如我这般的想法。尽管他出生在山下的古镇，他的血脉里本就烙下了这一片山水的印痕。

然而我还是抱有希望，在这里找到一棵树干笔直粗壮，枝叶茂盛，树冠浓郁，在水边八面威风生长的树。我告诉自己，你若以人间的心境去解读山水，解读风景，那无论多么隐秘的小径，都是一条人间道。大自然它也可以是一面镜子，它告诉你心脏的每一次跳动会是怎样。尽管我的行程匆匆，但我无疑在这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完成了一次与自己的对话。这对话是接着地气的，是连着宇宙万物的。正像我台风季对着天上的云朵，与自己对话。很多时候，人只有全身心地沉浸于自然之

中，才能看清什么，自己或者现实。然后知道症结的所在，愉快地上路。

这算是一个好的结束。让我带着一种美好出发。让我在不久的将来，带着一种美好再次来到这里，看蚂蚁、看石头、看树，或许看水。但如果下次来的时候，我若说是看水，那请先别急着相信，信许我会花大把的时间看花呢，甚至看这里的空气也是有可能的啊。谁叫我是个胡思乱想的人呢。

（稿件来源：奉化日报 作者：陈礼明）

水月雪窦·一枝禅

月亮从莲花般的云朵里升起。

雪窦寺毕静。

千丈岩瀑布那日夜不息的激流的水声，仿佛就是为衬托这静的；那寺院禅房中定时敲响的悠远的钟声，好像也是为衬托这静的；一只木鱼诵唱之后的默然，是在诉说静的宁和；一炷香烛袅袅飘散之后的沉默，是在表白着静的归来；寺前池水的涟漪与无风的塔影之间的震颤，是静的荡；直插云霄的百年古木、新增的树轮与秋叶飘落的默契，是静的轮回；法师每日做功课前净手翻阅的第一页经书上，大写的就是这静字。这静是蕴涵千年香火的雪窦寺的奇观。在这青峰环列、泉瀑争鸣的雪窦山中，盛着和撑持着的，便是这大静。

像天上星星，像山涧清泉，一点点生发，一点点滋长，一点点蔓延，一点点沁入……它们聚集起来，升腾起来，在雪窦寺上空，像如水的梵音，在白昼喧嚣的人声之上，敛住声息才可听见，用心体察才可觉出。这是四明的灵山秀水滋养的静，场境、物态和气氛生成的静，能观音，能听看，是生灵修行之后，得以栖息的静。这静，似乎染上了一道金色的光，一道开明的光，一道尚待领悟的光，精神的光，信仰的光。

雪窦寺的静，使人混沌中生出觉悟，无知达到有知。僧人都是道人，无悲无喜，无欲无求，无怨无艾，讲的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

雪窦寺不是大海上与世隔绝的岛，是尘缘里的净地。有它在，我们便可在尘世和佛境之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雪窦寺像是一个奇迹，好像专为了抑制这世界的虚荣和浮躁，同时也为了减轻这世界的绝望和灰心。因此，雪窦寺是有德行的。这静也是有佛理的，讲的是空和净。但这空和净却是用最细密的笔触去描画，最繁琐的仪式去填满的。进寺打佛七的人，一日日吃素念经。善男信女于寺院，是来来往往的香客，一拨又一拨，如桥下的水每日价地流，浊去清来；也像天上的云每日价地行，化风化雨，去尘洗心；在这尘缘里的净地里，此刻，有谁能听见，那静声，其实也是心声。这心声是什么？就是两个字：平安。雪窦寺里祈求的最多的就是平安。平的是身，安的是魂。雪窦寺里的祈祷，也是没日没夜，长明灯一般，熬的不是油，是诚心，一寸一寸，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雪窦寺，它多么善解心意啊！它解开人们心中各种各样的疙瘩，让人们许下心中各种各样的愿望；幸与不幸，都有解释，行动和不行动，都有道理。它其实就是：活着。

雪窦寺的静，使这世界以前发生过的或者所有看起来无关的事物有了一种内在的联系，通了来历和归宿。在这静之中，我们发觉自己，成为自己，手掌合十，灵肉合一。这静在慈悲的生命之内，在弥勒大佛之前，也在弥勒大佛之后，当然这静也在布袋和尚用松枝点燃第一盏灯时的屏息与凝神，也在每一个呼吸着知觉着活着的众生的心中，或者周围。它的神性足迹总是通向人生信仰的地平线，静静融入那一片感动和神圣的金

色光辉。雪窦寺的静，如同弥勒观照世间的一双法眼，它似乎隐含佛里面彼岸和引渡的意思，所以它是这寺院的灵魂，是指导于我们人生的行动的宗教一样的东西。这是雪窦寺的大德所在。

当下俯瞰雪窦山，像有一双慈悲的眼开在宽广的高处，静观芸芸众生和大千世界。它是无言无语，无求无助，静静承担，静静承担。静静承担是雪窦山肃穆的表情里所有尊严的所在，这尊严显得就相当有分量了。建于雪窦山山心的雪窦寺，已不觉积累起千年的历史了。它始于晋，兴于唐，盛于宋，建了毁，毁了建，毁毁复复，磕磕碰碰，盛衰起伏。雪窦寺一路走来，一路坎坷，一路沉浮，直至今日，在这纵横交错的世事里，已透出厚重的苍凉。因它是高大宏伟、肃穆庄严的，这苍凉就称得起是雄浑壮观。此时此地，在这银色月光的映照下，这历经时世的苍凉化成了坦然的、超脱的美，宛如一幅辉煌大气的水彩画，仿佛被一支神笔勾勒出来一般，删繁就简，去芜存精，把人间的藻饰与繁华省略殆尽后，回到事物朴素的原初，回到自我存在的本真。

明月从莲花般的云朵里升起，从松风相送的清逸里升起。静，是一座修身寺；静，是一卷养心经。

戩石岭风景

记不清已有几次去徐凫岩瀑布，但以前每次都从蒋母墓道前上雪窦山，走的是常规的车行路线。这次，我们一行十余人先坐柯士达车经亭下湖大坝上山，到董村筠溪边下车，跨过溪桥，穿过姚家村，在人迹罕至的山路上向徐凫岩徒步攀登。

开始由于兴奋，队伍中有一半的人竟远远走在了向导的前头，在前面三岔路口又不得不停下来，大声问后面的向导该往哪里走。这时有一位脸色黝黑的山里中年妇女挑着担子走过，问我们去哪里。听回答是去徐凫岩，她说继续往前就是。一群人刚往前走了十多米，这时从后面赶上来的向导说快退回来，要往左边的山路走。一群人掉头返回，也只往左边走了几步，身后就传来了山里妇女的大嗓门叫喊：“走错了！走错了！那里是到人家屋里去的！”我回过头去看，山里妇女已放下了担子，一边喊一边在向我们招手，焦急中也包含着不被我们信任的委屈。向导这时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误判。于是，一队人又像一群鸡鸭似地掉头。看我们回到了原路，我看到那妇女舒心地笑了，随即挑上担子继续赶路。我心里溢满敬意，几次回头遥望她在山道上越来越小的背影——这不期而遇的一幕，给我胜过阳春的温煦。

这条路在缓坡上先是卵石小路，它因岁月已变得破残、断断续续。随着坡度转陡，成了石阶路。这路看起来已有些年头，但路基结实，铺设的青石大气厚实，中途几乎没发现路面有塌陷现象。想起一些近年来经常耳闻的坍新桥、倒新楼、塌新路事件，这条经过岁月检验的质朴山路引发我一番感慨，如触摸到山里人沉着坚毅的性格。向导竺先生，是一位从董村本地走出去的成功人士，是奉化小有名气的收藏家，对这一带的风土非常熟悉。他告诉我：我们爬的这座岗岭叫岩石岭，是古代四明山区的一条重要古道中的一段。

见我们脸上有诧异之色，他说：这路下通晦溪亭下码头，上连奉化、余姚、鄞县三县交界处一带的四明山心地区，过去山民就是靠它走到亭下码头，顺晦溪、剡溪而下，把山货运向山外的世界，又把日常生活用品肩挑背负到大山深处……猛地，我的眼前又浮现刚才那位山里妇女舒坦的笑容和挑担越走越远的背影，一个词语从心里蹦到嘴边：古道肠热。

风景实在太美了！阳春三月，万木葱茏，山花烂漫。我从来没见过有这样高大的杜鹃树，也从来没看见过这样密集的杜鹃花，也从来没在一个地方见过这么丰富多彩的杜鹃花色：粉红的、嫣红的、紫色的、蓝色的……还有随处可见的紫藤，那藤一棵比一棵虬劲苍老，那花一串比一串青春娇艳……突然，走在前面的几位哇哇大叫起来。循声抬头，前面一棵十多米高的松树全身披挂绚丽的紫藤花，其高其美远胜过世上任何一棵人工装扮的圣诞树！仰望着粗过手臂的老藤攀援笔直的松树直上云霄，我加入了惊叹者的行列。同时，油然想起舒婷《致橡树》里的诗句：我如果爱你——就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随即又想起她另一首《神女峰》里的句子：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在这些诗句里我体会到了诗人在爱的独立与依赖间的犹疑徘徊。而眼前这棵紫藤和松树，却达到了两者的和谐：松树依然挺拔伟岸，紫藤依然缠绵美丽，并且因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迸发出惊世之美！时间已过去了一个小时，山也越来越陡峭，开始登山时轻快的步子越来越滞重，而导游告诉我们距目的地还有一半的路程。平时伏案过多的我们一个个气喘吁吁，有的脱得只剩一层内衣还汗流不止，而我则开始感到胃内空空荡荡，头也微微有点晕。早饭吃得不多，我担心这是低血糖的迹象。想起小学时春游途中曾听老师说过杜鹃花瓣可吃，便随手摘了几朵塞进嘴里。果然马上舌面生津、齿颊留香……于是一路采摘，嚼着花瓣拾级而上。不一会儿，头竟不再晕，肚子也不觉得饿了。半个多小时后，透过路左边树缝望见一道白练挂在对面的悬崖上，这就是著名的徐凫岩瀑布了。我在原地伫立十来分钟，人和瀑布相看两不厌，精神大爽。

不一会，石阶路忽然在脚下消失了，原来我们已经来到了山顶附近的西北坡上。这里山势平缓，没了突兀的岩石，到处都可以走路。平缓的山坡积着松软的红壤，最适合花木种植。事实上，这里就是山里人的花木基地。满坡怒放的樱花沐浴着春日中午灿烂的阳光，与我们爬坡时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在同行者中，我属于最先到达这里的一拨，这应该感谢途中杜鹃花对我的助力。三五人便在樱花树下席地而坐，一边等待着还在崎岖山路上攀登的后来者，一边散漫地说话。我对向导说起：途中有好几处岩石突兀高耸，像煞是黄山飞来石的缩小版，感觉非常不错。向导告诉我：因为这些奇怪耸立的巨

岩，这道山岭原本叫馘石岭，后来因馘字比较生僻，村民就习称它为岩石岭了。

他接着又说起这段我们走了约两小时的石阶山路的来历。原来，大约在清代时，鄞县杖锡一位有钱乡绅的女儿嫁到了这里，这位乡绅看到这段路对周边山民如此重要又如此崎岖难行，就慷慨出资修建了这十里长的石阶路。以一条坚固的山路作为女儿的嫁妆，蕴含了这位父亲对女儿多少深沉的爱意！什么叫“父爱如山”？这十里古道就是见证。

行走十里馘石岭，所见所闻所遇皆风景。

（稿件来源：奉化日报 作者：沈潇潇）

溪口“诗游”记

上星期五接到诗友俞强的短信，说明天有一批上海诗人（也是老师）要游溪口，如果时间有空余的话，还想去下面的斑竹村看看……俞强祖籍在溪口斑竹村，现居慈溪，是当代诗坛实力派诗人，且现代诗、古体诗皆精通。三年前我曾陪同他去斑竹村认祖，并与几个老亲接上了头。同行的还有“朱金晨”老师，我二十年前已认识。第二天上午10时我与他们会合，见识到一种颇得古人真意别致游法：诗游。

上午先游溪口镇上，参观完已11点多，因为朱老师2008年来时，俞强陪他在临溪饭店就餐，感觉特别好，想重温旧情。可又忘了具体是那家，就只能沿街找啊找。最后在街的尽头终于找到了一家临水的小酒家。而且根据上海老师们的想法，把餐桌从楼上搬到楼下的大街上，喝绍兴老酒，品溪口土菜，聊天下大事……五六瓶丽春酒下肚后，俞强的诗就一发不可收拾。

下午去看千丈岩和大佛。从西头酒店出来去东头停车场，足有5里多路。一行六七人边走边搭档说话，只有俞强一个人低着头手指在不停的按手机。约在走了七八分钟后，忽听他抬头大叫：“哎呀，我的包没有拿来，还拉在酒店里！”于是马上

转身“登登登”往回跑。听他这么一说，我们也有些着急，一边走一边不时回头看，等他赶上来。可就是左等右等他不来，在我们忍不住想打电话时，忽然各自的手机响起——是俞强发来的信息：“溪口与朱金晨老师等红枫酒楼小酌——初夏薄云笼溪口，衔杯对岸江山秀。苍天有情应客来，闲话盛衰酹似酒。”大家都相视大笑、也放心了：包肯定已找到，而且又开始写诗！果然，没多久，一辆三轮车载着俞强摇摇晃晃前来，车上的他依然在低头不停的按手机键。

13时46分，当我们的车将要来到雪窦寺前时，手机第二次想起：“剡溪咏怀——老街僻处姗姗来，溪山相对闲持杯。家狗两只依桌伏，玉兰一朵对客开。丽春翻腾肺腑话，芋艿烤煮土家菜。王者衣锦还乡处，应羨寻常走一回。”这是写喝酒时的情景和见闻，当然也少不了感慨。由于时间相对充足，所以诗是八句律诗，描写也比较细腻，而且能考虑对仗工整问题。如“家狗两只依桌伏，玉兰一朵对客开”，既是写实，更充满诗意情趣，让人不禁把玩起来。

其后一个多小时，手机连续响起两次：“千丈岩上——万里长空鹤翩然，千丈一跃成神仙；劝君莫学痴儿女，溪山妩媚胜红颜。”“雪窦寺内将军楠——将军寂寞羁时栽，风雨飘摇几十载。蒋家赦免亦囚鸟，赵氏相依胜瑶台。当时历历小情侣，眼前郁郁栋梁材。挥手告别亦廿岁，往事过隙不堪回。”很显然，这两首是游览时的即兴之作。前者是站在千丈岩前等爬妙高台的上海老师们时，我讲有殉情的男女，相约在这里一跃而下的故事后，俞强的感兴之作。我还批评他“胜红颜”三字，单从男方考虑，流露出一大男子主义思想。而后者则是看了张学良将军与赵四小姐70年前栽的两颗楠树后写的，内容更厚

重，兴味也更浓。

时间还早，来得及重游斑竹村——车往斑竹开，没拐几拐，手机又响起：“赴斑竹村——剡溪环绕雪窦青，好山好水伴我行。又回故地访祖居，难得师友同车情。”诗变成了竹枝词的风格，象我上次说的，有同属溪口镇的元代文章大家戴表元田园诗的风格。看得出，他的心情很愉快、轻松，一如车窗外的溪水、清风。当然，师友情也的确不浅。由于年事已高，上海客人有些疲倦，当俞强提出要去祖居地时，虽异口同声说“俞强的祖居地，就是我们的祖居地，很高兴去看看！”但其实已有些有气无力。可俞强浑然不觉，还对自己的“好精神”沾沾自喜。不是吗？他在15时37分所发信息是这样的：“沿路即兴——驱车入山坳，心随晴翠摇。路环亭下湖，窗窥云中鸟。长途客渐困，风光我独瞧。难得访祖地，草胜牡丹俏！”

到了斑竹村后，由于是第二次来访，因此电话一打通，俞强那位当村长的远房堂兄马上从村口的小店探出头来，连连说“哎呀，怎么不早一点打电话，本来中午饭可以到这里吃！”接下来喝茶、聊天，给客人介绍村头的有名古桥、参观故居。俞强送远房堂兄一壶慈溪产的红樱桃酒。带走的，则是他上年纪的远房伯母上山采来并自制的野山茶……记得喝了那茶，我们结束探访回家坐车已有一段时间后，依然感到口舌生津，回味无穷。俞强更是激动，低着头不停按手机，嘴里还着急地说：“快没电了”！“快没电了”！那“滴”、“滴”、“滴”的声音越听越像战争片中紧急的电报发报声。开车的老徐多次提醒他，留一点电好联系一起晚餐的朋友，可他好像没听到，仍然自顾自按手机，直到最后叫起来“没电了”！这最后一首诗终于胎死腹中，未能完成。



但其中两句还是从我的脑海里跳了出来：“一包新山茶，两行老父泪！”这可能是出自俞强刚才的自言自语。当然，也有可能是我耳濡目染受感染脱口而出——溪口“诗游”的特殊收获……

（稿件来源：奉化日报 作者：原杰）

妙涤心尘的大慈禅寺

“结庐窠山下，开荒种菩提。松涧宣妙法，梵曲绕竹溪。闲云任舒卷，山鸟伴人居。柴扉开启处，相磋悟理机。物我两俱忘，暝钟催归期。”——《大慈吟》又是一年，严冬来临，意味深长。尽管年底到了杂事多，然而总有一处地方能让人们在烦躁中归于平静，有“心清水现月，意定天无云”的超然，好似已进入了幽深的大慈禅寺，浮云游荡，烟雾缭绕，檀香阵阵。

大慈禅寺地处溪口镇北、雪窦山之东南山麓，与蒋氏故里毗邻，又与雪窦山上的弥勒道场雪窦寺一脉相连，是江南最大的女众道场。

沿溪口镇奉通北路直走，在穿过五林村后，即可抵达。

全寺依山而建，占地面积约4万多平方米，以“大慈宝殿”为轴心，呈三列纵向分布。从山麓至山顶，其主体建筑有照墙、正山门、放生池、露天汉白玉观世音菩萨雕像、佛教文化艺术长廊、天王殿、大慈宝殿、大雄宝殿、药师殿、钟楼、鼓楼、祖师殿、伽蓝殿、大愿殿、大悲殿、大行殿、大智殿、弘法禅修中心等，主次分明。

旁边二列为生活区和办公场所，左右相称。整体建筑为全

木结构，由一组雄伟壮观的仿唐建筑群组成。主体设计反映了盛唐时期建筑风格和气势，又兼蓄江南园林的设计手法，将盛唐时期达到顶峰的木质工艺呈现得淋漓尽致，人与自然风光和谐巧妙地融合为一体。

法不孤起，遇缘则兴，感应道交，不可思议。禅寺于2002年开始选址，2004年完成征地工作。当年妙治法师为感梦于弥勒菩萨大慈大悲之灵应，来到此地，面对一片荒山，感慨万千，大慈悲心自然流露，发大誓愿，决定开山兴建大慈禅寺。从那以后，她开始两地奔波，并于2007年6月毅然辞去普陀山伴山禅院监院一职，全心投入到建设大慈禅寺之中。全寺建筑工程分为三期，如今一期工程竣工，于2011年12月2日举行了一期工程竣工暨佛将开光庆典。活动当天，各界领导、诸山长老、大德法师、护法信众等数千人出席，寺内人气爆棚，同沾法喜。

然则，禅寺真正的魅力是，在“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的清幽里，一种安然的情愫，细枝末节地渗透到每一次呼吸里。在山岚雾霭间，眼前的黛色屋顶、黑青陶瓦都仿佛蕴含无限的慈悲与宽容。朱红廊柱的庄严与栩栩如生的造像群相映生辉，连同寺后山半围，于暮光里剪成半壁佛影。于是，山不语，佛不语，人亦不语，万物似与山门一起入定。而背景又描绘得恰当好处，那是深冬里大朵大朵沉甸甸的浮云，在天空里放射出耀眼的白光，把冬日的蓝天辐射成苍白的寂寥。那些云在没风的日子里，静静地停在冻僵的天壁上。在风起的日子，屋檐下的金铃随风鸣响，如禅曲佛乐，荡涤、净化每一颗靠近的心灵。“江南女众第一道场”柔和慈爱的音韵，演奏出万人景仰的传奇。



又是钟声。鸿蒙的苍穹笼盖着山峦，禅寺，钟声，还有这屋檐下跳动的音符。飘渺不定的薄雾氤氲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醉眼望去，烟遮，云埋。钟声震颤着这里的一草一木，仿佛要唤醒所有沉睡的心灵。

（稿件来源：奉化日报 作者：张钦皓）

不到三潭不见奇

因听闻三隐潭有看不尽的幽谷飞瀑，赏不完的奇石珍木，10年前的一个冬日，我从东岙亲戚家出来，路过三隐潭景区，想去探看。亲戚阻拦，告知三隐潭冬季路滑难行，最好别去。因禁不住我的央求，亲戚允许只陪我看上隐潭。进入大门后，但闻水声如雷轰鸣，不见其踪。惊异之际，迎面便是一道往下几成直角的天梯，石阶短而狭窄，上结冰霜，我只得用爬行的姿态走完了天梯。环顾四周，树木藤蔓结满了冰霜，处处玉树琼枝，好一个冰雪世界。一条宽阔的涧水横穿眼前，左边是龙王庙，据载已有千年历史。亲戚告诉我，龙王庙是当地村民请龙祈雨之处，蒋介石年少时曾到此求过雨，据说十分灵验。此时，轰鸣声愈加响亮，我四处寻觅，至龙王庙正前方，才见一挂瀑布从40多米高的峰顶穿过半月形的桥洞奔流直泻——这便是上隐潭瀑布。初时，瀑布循着陡峭如削滑似平镜的悬崖而落，将到尽头处，因岩石阻挡，瀑布折了几个褶皱，使原本长驱直下白练般的瀑布增添了灵动和飘逸，犹如一条小白龙呼风唤雨潜入潭中。悬崖下，峭壁旁，山脚处，瀑布边，到处挂满了一串串晶亮的冰棱，长如宝剑，短如手指，粗如佛手，精如宝石，煞是壮观。

瀑布入水处当地人称之为龙潭或祈雨潭，龙潭与横亘的涧水相融后流向前方。管庙的老者指着瀑布上的山峰告诉我：

“别看龙潭不大，可深呢，20多年前一位东岙村民在上面放猪，猪一滑掉进潭中，很长时间才浮上来，猪毛被水冲得一根也不剩了。”听完后，望着披着神秘色彩的上隐潭，我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想起宋时诗人楼钥《隐潭》一诗里“中有卧龙君勿狎，有时平地起风雷”的诗句，不禁对瀑布产生了一种敬畏之心。之后，我带着对中隐潭、下隐潭的无限向往和“三隐深深深几许”的感慨，落寞而归。

如今，当我一次次徜徉于三隐潭的山水间，一次次为她的风采所迷恋倾倒。每次游过，我便将她的风景在记忆中一帧帧折叠成册，细细品味。

轻轻打开记忆的相册，让飞扬的思绪引领着我前往三隐潭再作一次寻幽探胜。离开上隐潭，顺涧水而下，整个峡谷曲直急缓，相间其间。经过近几年重新开发，铺条石顺山势而下，搭木桥穿涧水而过，筑栈道依悬崖而行，行路十分方便，已非10年前可比，更无作家周瘦鹃在1903年《雪窦山之春》一文中所描述游三隐潭时“……山路崎岖，不易行走，须得分外小心才是……一路从乱草乱石间颠顿而下，加以大雨之后，泥土湿湿的，益发泞滑难行……”之状。行走在碧绿如翠的山谷中，那或淡或浓的绿色，间杂着一簇簇五彩缤纷的野花、野果，中有彩蝶翩迁，野蜂飞舞，小鸟鸣唱，给人以无限的野趣。涧谷之中，始终有清澈的溪水长流。水是大自然明净的眼，它照着青山的倒影，映着游人的笑意，峡谷开阔时它平缓，峡谷狭隘时它湍急，高处跌落时它哗哗欢欣，平地流淌时它细细轻吟，给人以无限的情趣。涧水两岸高峰耸立，巨石成群，交叉相

叠，异趣纷呈，有的如虎跃龙腾，有的如万马奔腾，有的如雄鹰展翅，有的如荷花初放，给人以无限的遐思。

从上隐潭下行约500余米，有八角飞翘的寒玉亭，为观中隐潭的最佳之处。“山头出飞瀑，落落鸣寒玉。再落至山腰，三落至山足。欲引煮春山，僧房架剜竹。”这是北宋著名诗人梅尧臣咏三隐潭的《三层瀑》，亭名得之于梅先生的诗句。只见在层层叠叠、明明暗暗的岩石中飞溅出几股瀑布，瞬间合而为一，呈条幅状倾泻而下，飞流拍石，声震山谷，水珠飞溅，如雨如雾，四处弥漫，瀑布落潭激起千朵浪花。若是晴天，在阳光的反射下，瀑布下方发出一道炫目的光彩，瀑布、彩虹互相辉映，美轮美奂。远远望去，好似一条雄健的蛟龙披着五色霞光，昂首腾飞，凌空而去。此地段地势较低，许是出于安全考虑，瀑潭边用栏杆围着。据载，形成于1.4亿年前的中隐潭，低洼地段曾为湖泊，若仔细寻找，还能找到当时生长的蕨类和鱼类化石。我出神地望着气势磅礴的中隐潭飞瀑，任凭飞珠溅玉湿润了我的衣裳。

其实，三隐潭之称实为过谦，一路前行，瀑布连连，足有十来处之多，最初若不是有人指点，我分不清三个隐潭确切所指。离中隐潭约300余米，可见到“双龙入潭”的奇妙景象，一对瀑布在壁岩的左右两侧双双坠入瀑潭，一瀑婀娜多姿，一瀑雄姿英发，好似一对缠绵难分的情侣，因此又有“鸳鸯瀑”之称。上亿年来，始终相守相望，形影不离，它们用涛涛水声，深情地复述着天老地荒、海枯石烂的誓言。入潭后，两瀑合二为一，载着爱情的欢歌，带着生命的激情，勇敢地奔向远方。

踏上藤萝架成的绿色长廊，瞬间一股凉意沁人心脾，从长廊上可见不远处有一高约20米左右淡紫色的笋峰与青山并立，

亭亭耸于蓝天白云间，这便是古称“石笋峰”或“美人岩”的笋峰，自古以来为隐潭一大胜景。下隐潭就在此峰下面。一踏上迂回曲折的长廊，就听见下隐潭响亮的瀑布声，那150米左右的长廊好像长得没有尽头，不觉心生焦急。出长廊，飞一般穿过鹅卵石路，到了，终于见到了下隐潭！但见“美人岩”底部三面中空，覆于碧潭之上，形成天然岩洞，洞底下是圆形碧潭，在笋峰与青山两者底部相连的交界处，一挂瀑布顺着壁岩豁口从容不迫斜流而下，大有君临天下之威仪，如果众多瀑布乃白龙所化，那么它当属龙王无疑。奇妙的是，在岩洞上方另有一飞流轰然而下，在岩洞上断流后，幻化成点点滴滴的水珠垂直飞落，形成了美丽的水帘洞，古人称之为“水帘龙宫”，是啊，说不定当万籁俱寂时，龙王会挑开水帘，进入洞中休息呢。

当饱览了瀑布的风韵后，不觉将视线转至溪水、植物上来，但见水更清澈，涧更开阔，在余下的四分之一行程中，古木参天，藤萝缭绕，修竹生寒，浓荫蔽日，一路行来，常能见到榔榆、枫杨、紫楠、黄连木、黄檀、朴树等珍稀树木。

“雪窦名山擅东南，不到三潭不见奇。我与林泉盟在夙，功成退隐莫迟迟。”这是青年时期蒋介石游览家乡雪窦山时脱口而作的一首绝句，三隐潭该有多大的魔力，竟使这位雄心勃勃的乡老暂时萌生出退隐之心。离别之时，停住脚，不禁频频回望。故乡的三隐潭啊，我真想变成其中的一株水草，或一棵小树，留下来，与她长伴。

（稿件来源：奉化日报 作者：蒋静波）

雪窦花事

我们去佛教寺院，除了上香，有时还会在佛菩萨前供上鲜花，这其实就是佛教十供养中的“以花供佛”；花与佛教的关系，在一些佛教典故和用语中也多有表现，诸如“借花献佛”、“世尊拈花，迦叶微笑”、“步步生莲花”、“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花开见佛”等等；而佛经中对于佛国净土的描述，多半也是一个百花盛开、清静妙丽的美好所在。也许正是因为花和佛教有着这甚深因缘，故而天下佛寺多栽花种草，草木扶疏，所谓“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是也，因此，寺院也常被称作“花宫”、“花界”，如元稹的“晓入白莲宫，琉璃花界净”等。自然，雪窦寺也不例外，且因其历史悠久、面积较大，更是花木繁多，香飘四季……现择几种，约略记之。

梅花·樱花

雪窦寺的第一缕梅香，来自唐末。在《雪窦寺志》中有“晋柏唐梅”的记载，说是“柏为开山时植，梅乃建寺初栽”，民国名僧斌宗法师曾有咏《雪窦唐梅》诗二首，可惜这一株“水肌玉骨千年老，操雪耐霜阅世深”的唐梅已于上世纪60年代“尽其天年”。花落花开，历经千年，如今树虽不存，

但一脉余香仿佛还在檐头殿角间缭绕。

今天雪窦寺中的梅树，多为近年新植，殿前廊畔多有分布，但主要还是集中在弥勒内院东侧的楼庑外边。这些梅树虽为新植，但树龄都已不小，铁干虬枝、古朴苍劲，看去自也古意盎然。所谓“平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等到老梅着花时节，疏影横斜、暗香浮动，古刹梅影相得益彰，给冬未春初的雪窦寺平添了许多诗意禅韵。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梅花傲雪凌霜的精神不但大受历代文人的推崇，且其“任他桃李争欢赏，不为繁华易素心”的高洁品性也与僧人超凡入圣的情怀相契合，所以自古以来多有爱梅之僧，其中且不乏咏梅画梅的好手。

雪窦寺的樱花主要在寺南小涧沿岸种植，在这里隔着一排云霞似的鲜花，远眺露天弥勒大佛的“欢笑”，让人不觉间也心生欢喜、笑靥如花；有时风吹花落，洒若红雨，好似佛教法会中的“散花”仪式，让身临其境者又顿起圣洁之心。

睡莲·荷花

雪窦寺书画楼前，有一方小池，大不过十来平方米，水深不及半米，池略呈半圆形，中有金鱼数十尾，或往来翕忽，或游戏觅食，池岸围以太湖石，参差错落，倒也满是意趣；但最“点睛”的还属池中两丛睡莲，这两丛睡莲呈左右分布，花开白色，清新脱俗、圣洁优雅，宛若凌波仙子，把这一方小池点缀得更加清趣无限。睡莲花朝开夜闭，花期很长，仿佛常开不败、常开常新。此外，在妙香斋边的水池里，也养有几丛睡莲，花呈淡黄，一样娟净可爱。

寺中的荷花池，其形如“慈航普渡”中的一叶轻舟，面积约4亩，西边是花木葱茏的绿地，东边是一幢古朴典雅的具有明

清风格的建筑，所在环境很是清幽。每年六七月份，池上荷叶田田、荷花灼灼，其情形恰有几分如《华严经》里描述的莲花藏世界，“众莲竞发如衣布，珍草罗生悉芬馥。无量宝树普庄严，开华发蕊色炽然……”

无论睡莲还是荷花，在佛教中都视作莲花，是佛教的“圣花”、“教花”。这不我们走进佛寺院，看到诸佛菩萨大多是端坐在莲花台上的，如雪窦寺中的露天弥勒大佛便是结跏趺坐在56瓣的莲花座上，还有在佛塔、台阶、幢幡、经盖、蒲团、灯座等物件上也多雕绣着莲花图案，而寺院之称“莲刹”、袈裟又叫“莲衣”、佛经也作“莲经”等等。佛教为什么如此推崇莲花呢？其一、佛教源自古印度，而印度人一向对清净无染、美丽端庄的莲花喜爱有加；其二、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青涟而不妖”的品格特性，也与佛教自净其意、超凡脱俗、成就圣果等教义深相吻合。

莲映衬着佛，佛又“滋养”着莲，如此，佛寺中的莲花，比起别处，散发着更加迷人的圣洁之光。

桂花·菊花

雪窦寺里，种得最多的当属桂花，且品种齐全。在寺院占地52公顷的范围内，除却殿堂楼阁，每一片空地上几乎也都能寻见桂花的身影。

“八月桂花香”。于此时节，走进寺中，但觉金风送爽、花香袭人，仿是入了佛经里常描述的香花遍布的佛国净土；“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香芬芳浓郁，单是一树就可香飘十里，更何况是大片大片的桂花。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是黄巢的赋菊诗，在历代多如繁星的咏

菊诗中可谓别具一格。雪窦寺，据我所知，只在书画楼外墙沿墙脚种有一篱菊花，花开如黄巢诗中所述的金黄色。这一篱菊花对过是为“含珠林”，黄宗羲《四明山志》记：“含珠林，在寺塔之前，当两涧合流处，圆阜若珠，松杉蓊郁，或以为即黄巢之墓也”。如果所传属实，黄巢地下有知，有这一篱他所钟爱的黄菊年年相伴，那么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代枭雄当不致于太过寂寥；并且，千百年来，在雪窦寺晨钟暮鼓的洗礼之下，我想这位“功败垂成”的大齐皇帝，也应当早已心如止水，不再有当年的杀气了。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菊花开后，冬临雪窦，虽然寺内依旧草木蓊郁，但花影已不多见，不过常有另种形态的花如“天女散花”般自空中降临，那便是雪花。大雪过后，雪窦寺内“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放眼望去银装素裹圣洁清静，弥勒道场、大慈佛国更显庄严妙丽，殊胜无比！

（稿件来源：奉化日报 作者：王林军）

雪窦山上行

禅定是佛教的一种修行法门，通过调心息虑、入静生慧，感知诸法真相，从而达到超凡入圣之目的。当然我不是僧人，也并不修定，但此次雪窦之行，于名山古刹间访古探幽、求禅问道，虽根器愚钝，却亦仿佛进入了一种禅定的境界。

我们一行首先游览的是“隐潭三瀑”。隐潭三瀑，地处深山峡谷，沿一道狭窄陡峭的石阶下去，迎面是一壁立的悬崖，崖下一方清潭，在暮春已经闷热的天气里冒着丝丝凉气，让人顿感身心一爽。不过奇怪的是，虽有满耳瀑声，但一时竟不见瀑布所在，原来潭边另有一道悬崖，与先前所见崖壁略成直角，两崖相交的直角线自下而上成斜状向内凹陷，瀑布即隐于凹陷之处，这便是隐潭三瀑中的上隐潭瀑布。由上隐潭瀑布，蜿蜒而下，可达中隐潭瀑布和下隐潭瀑布，三瀑成罕见的阶梯状分布，对于这一种形胜，北宋诗人梅尧臣曾有诗描述，诗云“山头出飞瀑，落落鸣寒玉。再落至山腰，三落至山足。欲引煮春山，僧房架剜竹。”三瀑或飞流直下，或洒若飞雪，或势如奔龙，幽险奇秀各具特点，其中最可回味的，还属下隐潭瀑布。下隐潭的神奇之处，是共有二道瀑布组成，一道从笔立的悬崖上跌落，但水势不大，飞飞扬扬若垂水晶之帘；一道从稍

有坡度的岩壁上奔下，水流湍急，喷珠溅玉，有如天河决堤。

青山可以养目，绿水可以涤心。隐潭三瀑风景独绝，环境清幽，习惯于呼风唤雨的蒋介石，一旦身处其中，也大受感染，并偶兴归隐之情，如其在《雪窦山口占》一诗中，就云“雪山名胜擅幽姿，不到三潭不见奇。我与林泉盟在夙，功成退隐莫迟迟。”至于我等，身处喧嚣浮华的现代社会，到此自然也尘心为之一洗。

由下隐潭瀑布，继续沿峡谷前行。一路青山耸翠，万木滴绿，天山共色，风烟俱净，让人望峰息心，窥谷忘返，真正一步一景，步步生静；更有谷中小溪一路相随，于奇岩怪石间，或潺潺，或咚咚，如造化之神在这深山峡谷安下古筝一架，清音妙乐袅袅而来。路边偶有雅致小亭，苍松翠竹，山环水绕，远望如在画图中；亭联柱语清雅可读，坐下小憩，更觉清风拂面、凉翠袭人，抬眼四望则绿水青山，闭目聆听则轻歌曼曲，渐渐便身心舒爽，渐渐便沉入到一种无边的清幽宁静之中，如入禅静。

走走停停，不觉已至仰止桥上、千丈崖下。“高山仰止”，千丈崖拔地万重，悬崖壁立，瀑流乱注，声若奔雷，从崖下举头仰看，所以更感气势非凡、摄人心魄。如果说这一路行来，我们心底还有一丝杂念，那么在这声若奔雷的千丈崖底，犹如禅门棒喝，连这一丝杂念也“落荒而逃”。“青青翠竹，莫非般若；郁郁黄花，尽是法身。”在高僧大德或有心人眼里，这千丈岩瀑布亦是法身，亦寓禅意。如明朝慈溪人姚宗文的《千丈岩》诗，就说：“壁立巍巍不染尘，岩腰长吐出山云。须教梵俗同瞻礼，此是如来清净身”；民国时的佛教领袖、雪窦寺方丈太虚大师，也从王安石《千丈岩瀑布》诗中的

“映日还成五色文”之句，一化而为“披作斑斓五彩袈”。

由千丈崖底，坐观光缆车，一跃而至妙高峰顶。妙高峰“峰顶若台，截出万山之表，下临无际，东西约四十尺，南北倍之”（黄宗羲《四明山志》），宋人楼钥曾有“一峰高出白云端，俯瞰天涯千万山”之句，以容其胜。站在这上接青天、下临无际的妙高台上，纵目四望，神游八极，让人大有出尘之感。据说，妙高台上，宋高僧知和禅师曾盘藤成龕，坐禅诵经20年，竟使二虎伏心，故其后的雪窦寺住持足庵智鉴禅师就有《藤龕》一诗，“萝居空未久，谁能继其踪。寥寥岩畔月，千古属和公”——慨想名僧，追怀往事，更感这雪窦山上云来雾去皆有禅意，远峰近恋尽在定中。

下午我们来到了禅宗古刹雪窦寺。雪窦有“禅寺”之名，是在公元999年，其时由宋真宗赐额，改创建于晋的雪窦山瀑布观音院为“雪窦资圣禅寺”；但其肇始却在唐大顺二年（891年）常通禅师来寺主事，由此立下禅宗门风；其后，公元952年禅宗法眼宗第三祖智觉延寿禅师及公元1023年禅宗云门宗四世孙明觉重显禅师先后来寺，一个在雪窦传法9年，一个更驻锡长达30年直至圆寂，此二师俱是当时高僧、法中大龙，经此二师，雪窦宗风大振、名扬丛林，天下僧侣名士争集，在“近来朝野客，无座不谈禅”的两宋时期，“参雪窦禅”遂成当时风气。千年的积淀，使我们感觉走在雪窦寺的每一步都充满了禅意；而寺中巍峨庄严的大殿、长明不灭的“十善灯”、露天弥勒大佛的“开颜欢笑”、清旷悠远的钟声、飘渺缠绕的梵呗……一切都在向我们“开示”，让我们“顿悟”，引我们一步一步走向清静、平和、欢喜、自在的有如禅定的境界。

唐方干在《游雪窦寺》中云：“登寺寻盘道，人烟远更



微。石窗秋见海，山雾暮侵衣。众木随僧老，高泉尽日飞。谁能厌轩冕，来此便忘机。”的确，雪窦一日，可抵十年尘梦！

（稿件来源：奉化日报 作者：王林军）



盘山宁静园碑记

有书云：“凡结园林，无分村郭，地偏为胜。”出武岭门，越王浦桥，约二三里，往北行百十步，有雪窦东延之丘，乃偏地盘山也。

昔者之盘山，荒僻而深藏，虽群木蓊郁，然无主经营，终不复为外人道也。仰承溪口有识之士肇厥经营，辟土治筑，历期两年而告竣，遂称“宁静园”，致为清雅。

盘山之前碧溪潺湲，映带左右，跨石为桥，凭栏俯视，则静沙游鱼，洞见无遗矣。拾阶蜿蜒而上，有妙林台突兀山腰，为后梁蒋摩诃初遇布袋契此师之佛地。相传布袋师自跽驻探访亲友东归，憩息此处，时有蒋宗霸者（摩诃）越岭赴鄞江，见师趺伽坐式，周绕祥光，惊为异相，遂拜为师矣。今欲彰其迹，使众知其事之所来，乃造布袋师之金身，尊称“如意弥勒”，与雪窦主脉之“人间弥勒”遥相辉映。

山间松径盘而且长，繁花杂卉，红纷绿骇；幽丛密处，水滴鸟鸣。由婉转处陟彼峰顶，左侧度坡势之逶迤，建有厅舍，为警官俱乐部之所在；右侧凭地形之高低，缀以一亭，名曰“致远”，并延“清心”长廊，可通澄怀轩。于此坐揽南眺，但见崎山东峙，剡水西来，鄞奉平畴一如锦绣敷陈。

当今时代红尘滚滚，沉浮往来，人们心疲惫倦之时，无不向往林泉之际，以释真怀。然皆苦于车马之累，时日之短。今有盘山之胜，何必舍近趋远。春步芳圃，花香盈袖；夏消林下，凉意袭襟；秋揽爽气，啸咏其顶；冬赏寒梅，倘佯其间。四时之景，无不可爱，物我两忘之境，可养我武岭父老兄弟心志矣。

爰于告竣之日，勒石以垂永久。邑人裘国松、陆文武为之记。

（稿件来源：奉化日报 作者 裘国松 陆文武）

镜头里的雪窦山

【淡入】模糊，模糊……一团黯淡又鲜亮的光色——在不断调试的相机镜头里，能看到隐约的风景，是秋日的明媚映衬着雪窦山，在这个寂静的午后层林尽染。

【全景】言及雪窦山的自然景观，许是上天的眷顾。

在不知凡几的名山中，一山往往就一二处山水胜景，而主峰海拔915米的雪窦山，却有千丈岩之雄，三隐潭之幽，徐凫岩之险，妙高台之奇，商量岗、亭下湖之秀，五种山水风格，一山尽占，真不愧是“四明第一山”。而金秋是雪窦山最美的季节，天空如水澄澈，微风拂过碧绿的亭下湖，一泓秋水漾起万物霜天竞自由。站在山上一隅，或鸟瞰，或仰视，遍布着俯拾即是红枫、金桂、银杏、野花，它们姿态万千地大写于雪窦山的脉络里，吸引住游人手里相机伸缩的镜头。而每一帧取景于雪窦山的画面都充满着泼墨般浓烈的国画之意境，使浮躁的灵魂在按下快门的罅隙无比安静，仿佛树木郁郁生长在记忆里某个光阴静谧的午后，阳光灿烂，四下无声。

【近景】雪窦山自古就以“寒瀑横飞”称绝，山中瀑布竞流，白如雪、状如带，声如磬，势如红。沿盘山公路而上，经千丈岩、三隐潭、徐凫岩，其中尤以三隐潭为最。如果说千丈

岩是狂飙天落，徐凫岩是重嶂千仞，那么三隐潭就如空谷幽兰，把惊世容颜隐匿于深涧。自北边高山奔流而来的一道涧流，在这条1600余米长的幽谷中，跌成三瀑，因名三隐潭。这里水清如银，鸟鸣涧幽，金黄色的阳光透过遮云蔽日的树叶漏下来，铺满整个郁郁葱葱的三隐潭。上隐潭幽险、中隐潭清雅、下隐潭奇秀，似乎这里的每一山、每一树、每一水都有温暖人心的故事，悄然诉说着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沉浸在三隐潭水墨丹青般的意境里，无论内心是如何的湿漉，都会在这里烘干，无论身体是如何的萎靡，都会在这里得到温暖，让生命变得轻盈起来。

【特写】沿着逶迤的盘山公路直上雪窦山，只见山坡上大片大片的红枫在明媚的阳光下犹如大块大块的红绸。东岙村1000余亩的红枫基地犹如一团燃烧的火焰烘烤着雪窦山的山体。走进细看，在飒飒金风中，树上红枫被吹得尽情舞动，不时有几片告别枝头，如蝶飞舞翻转落到地上，又打个旋才安静下来，瞬间地上落红点点。枫叶用红色濡染着秋韵如歌，在跋涉过潮湿的盛夏，谁染枫叶醉？

【淡出】对于雪窦山，只需镜头角度上轻微地变化，就是一帧迥然不同的画面，却让以往任何的照片捉襟见肘。于是在经历了无数遍地清晰——模糊——清晰——模糊……却不知在取景、调焦、摄像的过程里，错过了身边更多更美的风景。

那么，且从镜头里出来一会，去见识雪窦山所有的美。

（稿件来源：奉化日报 作者：张钦皓）

溪口美食印象

身在奉化，也可算是溪口的东道主了，十几年下来，不知有多少次去溪口陪同客人参观游览，从而对溪口的美食也留下了不浅的印象。总的说，溪口美食体现了浙东山区菜的主要特点，又有浙东沿海地区海鲜特色，同时也具有风景旅游区的广泛兼融性。

浙东山区菜的特色，第一印象从遍布镇上的酒楼名称就不难看出：园外园土菜馆、蒋三房农家土菜馆、蒋贵妃土菜馆、溪水土菜馆、蒋乡土菜馆等等。给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山珍”。从素菜来说，便有毛豆、芋艿、马兰、荠菜等各种时新蔬菜……单一种竹笋，就可以整出油焖、红烧、清蒸、加咸菜等十几个花样来。还有其他地方很少能吃到霉冬瓜、臭菘菜股、腌芋艿杆等农家“长羹菜”，令人回味无穷。当然靠山吃山，山珍的重点是各种野味。近些年由于环境保护意识增强，野味已大为减少，而主打各种野生河、溪鱼：溪坑鱼、土蒲鱼、泥鳅、黄鳝、河鳊等。其中最有特色的当属石蛙。石蛙比牛蛙小，却比青蛙大，颜色黑黑的，长相凶狠，且非常强健有力。据说，它们成双结对栖身在阴冷的深山水坑里，与虎视眈眈想吞噬它们的毒蛇为伍，实乃一种滋阴补阳的宝物。

溪口的宾馆饭店也不乏海鲜，浙东沿海地区应有的东海海鲜她都有，就是广东等地的南方海鲜和山东、大连等地的北方海鲜，在一些中高档宾馆饭店也觅得到它们的身影。

奉化溪口美食的最大特点是在享受氛围和环境，特别是为数众多的农家乐餐馆就座落在田野山间风景秀丽处，身临其境，会使人情不自禁想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乡村生活。如我到过一家应该是溪口最偏僻的农家乐山庄——距离溪口镇中心有近40分钟的车程。这是一处幽静的山岙。山坡有养鸡场，山溪中新挖了鱼塘，周围还有摇头摆尾的猪、摇摇摆摆的鸭，在自由地走来走去。来到这里，你既可以钓鱼、爬山；也可以挑菜加工吃饭，就好像是走农村亲戚——主人家的卧室就安在偏房里。有一片农家乐干脆把餐厅建在鱼塘中央，边吃边喝边看鱼儿跳跃。鱼塘的四周是桃园，春天时那艳艳桃花连绵到很远，与暮色相接……在此种环境里进餐，怎不会让人心花怒放，畅怀痛饮！记得去年冬天在商量岗上开会，那晚宁波城区还在下雨，而海拔800米的商量岗上却是朔风呼啸、大雪飘飘、银装素裹。这在气候日益变暖的江南，已是非常难得！晚餐时服务员把餐厅大门闭得紧紧的，菜是农家菜，酒是家酿酒——烫得热腾腾的，百十号人大呼小叫、猜拳声此起彼伏，一晚上光糯米老酒就喝了60斤。而在次日转到另外地方的饭店，相同的人群却只喝了不到10斤……环境最好的酒家大多分布在剡溪两边。记得十几年前，一次接待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晚餐特意选择在武岭头“咯支咯支”作响的竹排餐屋里，那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如今在山清水秀、风光旖旎的九曲剡溪之滨依然有十几家宾馆、酒店，散发着诱人的风情，吸引着无数的国内外游客。其中最有特色、也最为人称道的，我认为应

是银凤旅游度假区和三石农庄。五星级的银凤旅游度假区俗称“银凤山庄”，是溪口最高档的宾馆。她浓郁的田园情调着重体现在竹和水，因而被喻为宁波的西双版纳。而近来溪口人气颇旺的三石农庄，却走的是农家乐路子。这里有着一般农家乐青山绿水的环境，又比一般的农家乐规模要大。人工围成的小湖里，几个客人在悠闲地翘着二郎腿，等待着不安分的小鱼上钩；女人们则在由竹子搭起的长长的廊庭里打着麻将；而在一边的大湖里，有客人们在里面一下一下划船……节日的时候，这里还会教客人做稻草人、草鞋，师傅们编制的稻草人真是惟妙惟肖。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把自己做的稻草人当做箭靶，这里有专门的场地供客人们射箭。当然，这里也少不了用篱笆围着的菜园子，你可以到那里去观看、帮忙，甚至亲手栽种或收割……说不定此刻农庄厨房正热炒着的一锅菜就是刚从这里拔去的。

有人饿了，就迅速进入用竹子搭建的包厢，服务员很快端上来一盘盘土得不能再土的美味：芋艿、番薯玉米、花生、毛豆、猪耳朵、酱牛肉、溪坑鱼、油炸豆板，还有翠白分明的荠菜年糕、又黑又糯的芝麻团……这些久违了的农家菜让人倍感亲切，仿佛又坐回到儿时油腻腻的木餐桌前。

细细品味溪口美食，从十几年前的街头小摊，到如今遍地开花的农家乐；从清淡的醋溜白菜鲢鱼羹，到如今的冰雪鲜龙虾大餐，除了让人大快朵颐外，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味道——那就是人们生活品质的提升。

（稿件来源：奉化日报 作者：小白）

与左溪相遇

许是因为溪口山水在心中打下的烙印太深，对于名字中带溪的地方我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看着这个字，眼前就会出现一条潺潺的水流，两岸清幽的山色、玲珑的民居投影其中，那水便有了灵魂有了记忆。它们流向江流向海流向不知所处，而在无垠的时空中见过它流淌的人们，总能从中读取些记忆的碎片，甚至为之感召。

感受到左溪的召唤已多年，却一直不曾去寻访它的踪迹。一则惫懒，二则也有些近乡情怯，怕近睹会消磨了远观得来的美好印象。磨叽着，纠结着，终于还是在某个假日的午后走向它。从亭下湖一路颠簸过驻岭，路况转好，周围的风光也开始不同。

虽则一路有山有水，亭下湖水美在开阔四明山脉壮在雄奇，到这里则转为精致、幽邃，山道和水流依偎着夹在两侧的山间，俯仰间都是枝斜叶逸的青枝绿叶，偶尔闪过一段空旷的溪滩，嶙峋的大石、圆滑的卵石、修长或低矮的水草、或急或缓的水流，被大自然随意地组合出颇有江南园林见微知著趣的景象。秋意在这里开始变得浓郁，虽然草木都不动声色，但空气中凉意很明显，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这凉意甚至有些砭

人肌肤。而天空也不知道是因为秋的影响还是因为空气质量的优良，天格外的蓝，云格外的白，在开阔的地方目光所能到达的地方更远，景物也更清晰。

在我遇见的提到左溪的人中，有不少爱把它叫成左溪坑。左溪坑原是左溪的旧称，根据87版地名志的记载，它由十多个自然村组成，少耕地，多山林。沿途上果然很少见到耕地，有村庄，但规模也极小。在中途休息的一个叫新建地的村里，只遇到一对夫妇，在他们家的院子里坐了近半个小时，不曾见有别的村民，路边也没有来往的人。参天的枫杨的浓荫下，鸭子在清可见底的溪水中静默地悠游，鸡在庭院里无声地踱来踱去，蜜蜂不知道是出去工作了还是呆在桶里休息不发出一点声音。只有宾主间欢愉的问答像微风指过水面，打破这静谧，泛起温暖的波纹。

终点在一个三面环山的地方，这个叫腾山勇村子建在斜坡上，在大片玉米、番薯、豌豆地的簇拥中，一条蜿蜒的石砌的小路把寥落的几间房子串联起来，这些房子所用的建材大都的是黄泥，在阳光下泛着金色的光泽，令人想起秋，想起收获这样的字眼。村民们相互间很亲密，一家在装房子，大家都时不时过去看看、搭把手。看到陌生人也很友好，一面笑问客从何来，一面自谦“我们这地方有什么好玩的”，然后自豪地介绍自己心中的村里的“宝”：村后的大枫树，自采的蜂蜜。大枫树在村子最东边的房子的正后方，树冠绿得发黑，直径足有两三间屋面宽，若等秋深，一树叶红，那该是多么壮观的景象？而村中的另一宝蜂蜜，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你从来没有买过这么贵的蜂蜜，但是你吃了会知道它值不值。”同行的两位朋友在其中一家村民家买了两罐，另一位没买到的念叨着也想

买。路边有村民听到，指着下面山道悠悠往上走的一老汉：那位是我们这里养蜂的老师傅。

老师傅姓单，从12岁开始养蜂，到现在已经有62年。我们遇见他的时候刚从养蜂的地方回来，听说有人买蜜，又回头带我们过去。从村里过去500米的样子，左侧叉道上有一个陡坡，砂石路面青草浅浅。单师傅说能开车上去的，不过也不远，就170米。我们终于没敢挑战自己的车技，下车与他同行。对于170这个精确的数字，有同伴好奇地问他如何得来，他笑答修路的时候，他负责的测量。果然走了没多远，山路一转，就望见了单师傅的房子，旁边开着一丛金黄的花。算来此时并不是黄菊绽开的季节，而一般的花也没这么开得跟瀑布似的。于是各自猜测：丝瓜花？葫芦、南瓜、冬瓜、黄瓜花？结果都不是，单师傅说那是洋姜花，这个小山岙里住的就单师傅一户人家，他说他和老伴两人在这里养蜂卖蜂蜜，子女们都在外工作，经常给他从城里捎吃的用的过来，日子过得很惬意。进了门，他不忙拿蜂蜜，先拿来脸盆和毛巾，让走了一小段路就满头大汗擦擦脸，又到冰箱里拿出女婿给他捎来的西瓜，按人数切成几块。

他忙乎着，一边用一种“命令”的口吻说：来了别急，先坐下，吃瓜，蜂蜜慢慢来。

吃完瓜，买完蜜，日已西斜，谁说山中岁月长呢？时光一样飞逝啊。晚上夜宵的时候想起刚买的蜂蜜舀了一勺，用水冲开，果然和以前买的不一样，一口水含在嘴里，各种熟悉的不熟悉的花香喷薄而出，幻出一个花开似锦的左溪。

参考路线：从溪口沿S36省道行10分钟经银凤山庄后，按路牌指示（斑竹漂流）右侧山路进入亭下湖，绕湖前行，在抵经



斑竹村后，再沿左侧水泥路一路前行约二十公里，即到达腾山勇。目前从奉化市区到腾山勇全程大约2小时。

购物指南：左溪居民虽然不多，但是现在居住的村民不少从事养殖业，这里的土鸡、土鸡蛋和蜂蜜品质都不错，经常有周边城市自驾客闻名而来。

（稿件来源：奉化日报 作者：江幼红）

诗画三隐潭

第一次去三隐潭是在今年年初。当时三隐潭二期工程尚未开放，应邀去参加三隐潭的文化建设座谈会。去参加这个会，我心里是捏了把汗的，毕竟没有去实地看过，不懂装懂是要出洋相的。幸好旅游集团吕总会前带我们去景区参观了一趟，心里这才有了些底气。

去三隐潭的前晚，老天爷下了场雪，第二天起床时，市区的道路湿漉漉的，却看不到雪的影子，这多少让人有点失望，南方的天气本来就很少下雪，好不容易下了一场，偏偏芳容未睹，已化为水。当我们的汽车抵达三隐潭景区门口，眼前的景物令我大为惊诧，茫茫山野，白雪皑皑，银装素裹，山上城区，竟然两番景象！这就是三隐潭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进入景区，一道陡峭的石阶矗立眼前，从崖上直入一座潭边，形若天梯，两边峭壁耸立，草木森然，站在石阶上面，未见瀑布，已闻水声哗然，一股寒气扑面而来。居高望远，可见危崖千仞，沟壑纵横，在白雪和雾气的映衬下，俨然有幽谷仙境之感。是时，虽未真正进入三隐潭，但其之幽已可见一斑。

因石阶上有积雪，下去时也没心思去数石阶到底有多少级，只是战战兢兢地一步一步往下走，后来听说这石阶有260

级。石阶直通龙王庙，庙宇依崖而建，黛瓦黄墙在白雪和雾气的映衬下，煞有灵气，右侧一道飞泉溅玉走珠，流入庙正对面的碧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龙王庙和庙前的这一潭碧水绝对是最佳组合，缺其一灵气顿无。

当年蒋介石很相信三隐潭里有龙的民间传说，每次回家都要去三隐潭的龙王庙叩拜，据说有一年天旱无雨，蒋介石带着秘书汪日章至龙王庙时，问汪日章有没有带香烛，不想汪日章被周围的景色吸引了，没有听见蒋介石的话。回头时已见蒋介石叩拜完毕，及下山时，风起云涌，突然下起雨来。

当然这只是传说。但是三隐潭的一草一木、一崖一石颇具灵性却是毋庸置疑的。穿过龙王庙前的游步道，沿着石栈小道往下走，可见一块象形石，仔细看，如同一只独眼乌龟，再往下，不消多时，见一块人形石，极似一位少女在梳妆，神形俱备，后来此被称为“龙女梳妆”石。类似的奇石怪岩在三隐潭比比皆是，如“斩龙台”、“倚天剑”、“封官桌”、“晒龙滩”、“聚宝坑”等等，正是这些惟妙惟肖石头，构建成了三隐潭独特的山水景观，也构建了其瑰丽的文化内涵。在参观完三隐潭时，只觉得三隐潭的奇石异草在我脑海里不断地跳跃着，并且有一段一段的影像在眼前若隐若现的闪烁，心里有一种强烈的欲将其付诸于文字的冲动。回来后，我将那些石头形象化，并将它们串联起来，形成了一个以龙为中心的完整的故事。当最后一个字落下时，我面对显示屏轻轻地舒了口气，心中如饮甘饴，畅快无比。

如果说上隐潭以幽险见长的话，那么中隐潭应是以秀丽取胜，大块大块的石头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下，形成一道一道的沟壑，传说中的“晒龙滩”、“封官桌”也就是这里。据说有

一天紫龙在晒龙滩上晒太阳，山崖上突然掉下一个人来，紫龙救下那人后得知，此人叫廖夫子，因三次赶考落第而轻生，后来在紫龙和雪窦仙的帮助下，廖夫子如愿以偿地当了地方官，造福一方。可当他去感谢紫龙时，却再也未见着真龙面，于是在见到紫龙的那块石头上刻了“封官桌”三字，以示感恩。当然，传说只是传说，但山水因了传说而更为传神，看着这流水在沟壑中穿行而过，脑海里想着那美丽的神话传说，岂非妙哉？这就是中隐潭，流水载着千年的神话，千转百绕，破崖而出，形成一道飘逸的银练，挥洒而下！

下隐潭是整个景区的精华所在，集瀑、洞、潭、峰于一体，合奇、秀、险、峻为一身，这里巨石层叠，陡壁耸峙，在迷蒙雾气中，与天相齐，气势磅礴。不过在观赏下隐潭前，有一处地方不得不看，那就是著名的鸳鸯瀑，在三隐潭集合了奇、秀、险、峻之外，它恰到好处地体现柔情这一面。她在两边石壁的夹峙下，不徐不急、不紧不慢地款款流入下面的水潭，如一对相恋千年的恋人，经过岁月沧桑、穿越时光年轮，始终并肩流走在这一块属于他们的天地，至死不渝。所以鸳鸯瀑被誉为是爱情的象征。相传青、紫、黄3条龙在三隐潭住下时，三隐潭还没有水，龙没有水是活不长久的。南海龙王的女儿小龙女与青龙青梅竹马，她为了救青龙，从父亲处盗了宝瓶，要给三隐潭灌水，却被南海龙王发现后阻止。小龙女一气之下，徒手挖渠，发誓要把水引到三隐潭来。整整三个月，她一天也没有休息，此举感动了玉帝，于是遣太白金星从商量岗把水引了下来。南海龙王被他们的真情感动，同意他们成婚，鸳鸯瀑就是他们所化。

沿鸳鸯瀑往下，耳闻震耳水声，眼见雾化水汽，寒气扑

面。转过弯道，一道白练赫然呈现于眼前，湍急的水流倾泻而下，形成一道10几米宽的水帘，挂于悬壁之上，美不胜收。站在瀑布边上，抬头往上看，可见一座耸立的山峰，屹立在群峰之中，卓而不群，那就是传说中的“倚天剑”。在其左侧有一块巨大的山坪，气象森然，传说是当年东海龙王行刑的地方，故称之为“斩龙台”。相传当年九头鸟祸害雪窦山一带，将整个雪窦山都化成了一片火海，东海龙王为救百姓，私降大雨，结果导致山体滑坡，好心办了坏事，玉帝一怒之下，颁旨要斩东海龙王。后来青、紫、黄3位龙子及雪窦、灌顶、杖锡等3仙以永远留守三隐潭为条件，终于使玉帝赦免了东海龙王死罪。这时候，斩龙台上刽子手已挥起倚天剑动手，突闻“玉帝有旨，刀下留人”的大喊，心中一慌，奈何剑已出鞘，来不及收回，剑锋一偏，从龙王脸前划落，削落了龙王的几缕胡须，倚天剑一个把持不住，脱手飞出，插在了山石上面，永远地竖在了斩龙台旁边。而那被削的龙须飘到三隐潭下，形成了现在遍野纵横的龙须树。

这就是三隐潭，由美丽的爱情、神奇的故事和壮丽的山水构成的诗画三隐潭。如今，三隐潭二期已向游客开放，它如同一位久居幽谷的少女，向游客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当然，要彻底领略到她的美丽，除了观赏外，还需要用心去体会。

（稿件来源：奉化日报 作者：尹宣韩）

溪口古镇

Xikou town

寻访，遗落在古镇的故事。

